

次頁治通鑑

後梁紀四  
後梁紀五

第一百三十六冊

205  
124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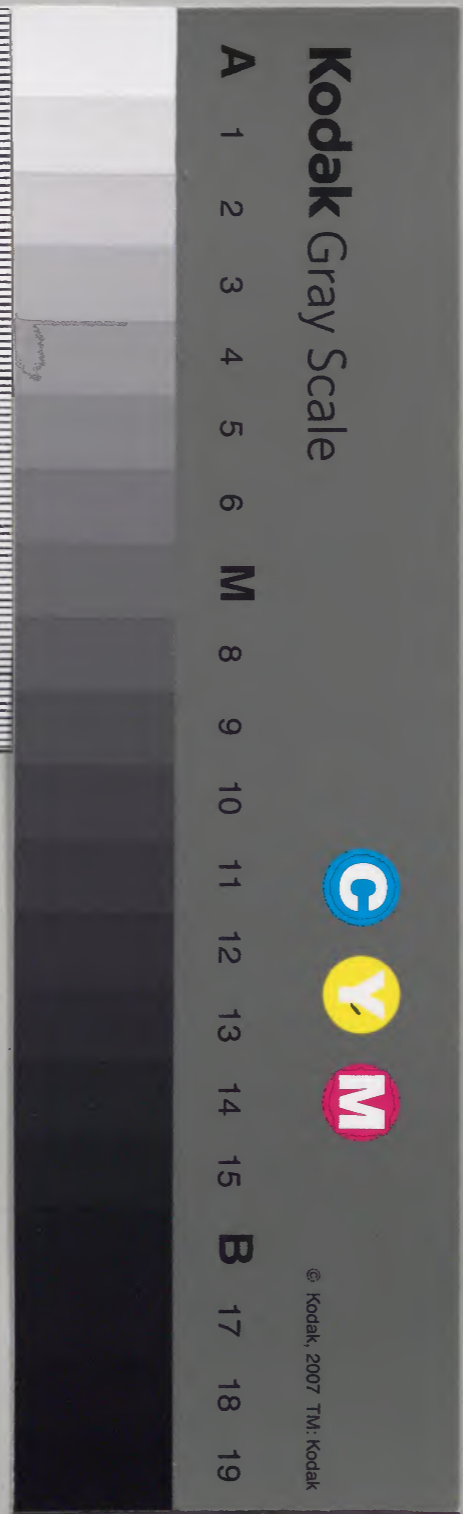
東 京 圖 書 館			
一 三 六	二 三 六	別 正 史 類	漢 書 門
冊	號	架 函	類

漢 書 門			
一 三 六	一 五 七	五 九 六 五	漢 書 門
冊	架	函 號	類

內 閣 文 庫			
二 三 函	一 三 六	五 九 六 五	漢 書 門
架	冊	號	類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5965
冊 數	136 (124)
函 號	283

不許帶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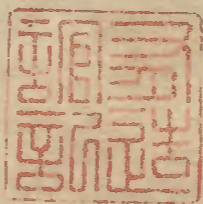


天保丙申校刊

第十帙十三册自後  
梁紀四至後周紀五

資治通鑑

津藩有造館藏版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資治通鑑' and '卷之九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九

淺草文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千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後梁紀四

起昭陽作噩十二月盡彊圉赤奮若六月凡三年有奇

均王上之下

乾化三年十二月吳鎮海節度使徐溫平盧節度使

朱瑾帥諸將拒之

拒王景仁也帥讀曰率

遇于趙步

趙步瀕淮津濟之處

南直壽春 吳徵兵未集温以四千餘人與景仁戰不

勝而却景仁引兵乘之將及於隘隘鳥介翻險吳吏

士皆失色左驍衛大將軍宛丘陳紹援槍大呼援于

呼火曰誘敵太深可以進矣誘音躍馬還鬪衆隨之

梁兵乃退温拊其背曰非子之智勇吾幾困矣幾居

賜之金帛紹悉以分麾下吳兵既集復戰於霍丘梁

兵大敗王景仁以數騎殿吳人不敢逼殿丁練翻王

名將吳人素畏 梁之渡淮南而南也表其可涉之津立

以記 霍丘守將朱景浮表於木徙置深淵朱景霍丘

用以爲將守霍丘浮表於木者徙梁所及梁兵敗還

還從 望表而涉溺死者大半吳人聚梁尸爲京觀於

霍丘觀古 庚午晉王以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兼

侍中以李嗣本爲振武節度使先是周德威以破夾

平燕之功徙帥盧龍以李嗣本代帥振 燕主守光將

奔滄州就劉守奇劉守奇藉兵於梁以取涉寒足腫

史炤曰釋名曰腫 且迷失道至燕樂之境燕樂縣後

檀古城唐長壽二年徙治新興城屬檀州宋 晝匿阬

谷數日不食令妻祝氏乞食於田父張師造家師造

怪婦人異狀詰知守光處詰去并其三子擒之癸酉

晉王方宴將吏擒守光適至王語之曰語牛主人何

避客之深邪并仁恭置之館舍以器服膳飲賜之王

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

曳之魏晉以來每戰勝則書捷狀建之漆竿使天下皆知之謂之露布露布者暴白其事而布告天下未嘗書之於布而使人曳之也文心雕龍曰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觀聽也晉王欲自

雲代歸自幽州取山後路歷雲代等州至晉陽趙王鎔及王處直請由

中山真定趣井陘王處直王鎔欲晉王取道中山真定各展迎賀之禮趣七喻翻王

從之庚辰晉王發幽州劉仁恭父子皆荷校於露布

之下荷下可翻又音何校又教翻易曰荷校滅耳注云校者以木絞校者也即械也校者取其通名也守光父母唾其面而罵之曰逆賊破我家至此守

光俛首而已俛音免甲申至定州舍于關城丙戌晉王

與王處直謁北嶽廟北嶽廟在恒山之大茂山是日恒山在定州曲陽縣西北

至行唐行唐漢南行唐縣後魏曰行唐唐屬鎮州九域志在州北五十五里趙王鎔迎

謁于路

四年春正月戊戌朔趙王鎔詣晉王行帳上壽置酒

鎔願識劉太師面上時掌翻劉守光既囚其父仁恭請於梁以太師致仕故王鎔因而

稱晉王命吏脫仁恭及守光械引就席同宴鎔答其

拜又以衣服鞍馬酒饌贈之饌雜戀翻又雜皖翻己亥晉王與

鎔畋于行唐之西鎔送境上而別丙子蜀主命太

子判六軍開崇勳府置僚屬後更謂之天策府更工衡翻

壬子晉王以練新劉仁恭父子凱歌入于晉陽新充

無丙子

夜翻繫縛之也戰勝得國而歸故奏凱歌

丙辰獻于太廟自臨斬劉守光

守光呼曰守光死不恨呼火然教守光不降者李故翻小

喜也事見上王召小喜證之小喜瞋目叱守光曰瞋

真汝內亂禽獸行亦我教邪行下王怒其無禮先斬

之怒其無禮守光曰守光善騎射王欲成霸業何不

留之使自効其二妻李氏祝氏讓之曰讓責皇帝事

已如此生亦何益耶伸頸就戮守光至死號泣哀祈

不已史言劉守光畏死婦王命節度副使盧汝弼等

械仁恭至代州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劉

異本益下有妾請先死四字紀事本末同新五代史雜傳云願先死

大王所稱尚書令乃梁官也大王既與梁為讎

不當稱其官且自太宗踐阼已來無敢當其名者唐

宗自尚書令即帝位後之臣下率不敢當其名唐之將亡始以授藩帥

今晉王為盟主今晉王為盟主勲高位卑不若以尚書令讓之讓遜

處直各遣使推晉王為尚書令晉王三讓然後受之

始開府置行臺如太宗故事唐太宗置行臺高季

昌以蜀夔萬忠涪四州舊隸荆南興兵取之涪音先

以水軍攻夔州時鎮江節度使兼侍中嘉王宗壽鎮

忠州蜀置鎮江軍節度夔州刺史王成先請甲宗壽

但以白布袍給之成先帥之逆戰帥讀李昌縱火船

錦里耆舊傳成先倒

焚蜀浮橋招討副使張武舉鐵鉅拒之

唐昭宗天祐元年張武以

鐵鉅鑲峽

船不得進會風反荆南兵焚溺死者甚衆

乘順風以縱火

季昌乘戰艦艦戶蒙以牛革飛石中

之折其尾

中竹仲翻折而設翻

季昌易小舟而遁荆南兵大敗

俘斬五千級成先密遣人奏宗壽不給甲之狀宗壽

獲之召成先斬之

帝以岐人數為寇

數所角翻

二月徙

感化節度使康懷英為永平節度使鎮長安

感化軍陝州梁

初徙佑國軍於長安尋改為永平軍

懷英即懷貞也避帝名改焉夏

四月丙子蜀主徙鎮江軍治夔州丁丑司空兼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坐挾私遷補軍校

校戶罷為教翻

異本二月下有甲戌二字舊五代史末帝紀同

工部侍郎再貶萊州司馬

吳袁州刺史劉崇景叛

附于楚崇景威之子也

劉威與楊行密同起於合肥有戰功歷方鎮

楚將

許貞將萬人援之吳都指揮使柴再用米志誠帥諸

將討之

此都指揮使盡統諸將非一都之指揮使帥讀曰率

楚岳州刺史許

德勳將水軍巡邊

楚之岳州東北皆邊於吳

夜分

夜半為夜分

南風暴

起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趣黃州

王環乃一州之都指揮使趣七喻翻下同

以繩梯登城徑趣州署執吳刺史馬鄴大掠而還

宣翻又

德勳曰鄂州將邀我宜備之

自黃州還岳州舟過鄂州城外

故許德勳畏之

環曰我軍入黃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

奄忽也

彼自救不暇安敢邀我乃展旗鳴鼓而行

以示鄂人不恐

不敢逼。五月朔，方節度使兼中書令賴川王韓遜卒，軍中推其子洙為留後。癸丑，詔以洙為節度使。吳柴再用等與劉崇景許貞戰於萬勝岡，大破之。崇景貞奔袁州遁去。晉王既克幽州，乃謀入寇。秋七月，會趙王鎔及周德威於趙州南，寇邢州。李嗣昭引昭義兵會之，楊師厚引兵救邢州。軍於漳水之東。楊師厚自魏州引兵救邢州。晉軍至張公橋。晉軍出青山口至張公橋，在邢州龍岡縣界。按薛史：唐末葛從周敗晉軍于沙河，追至張公橋。沙河縣在邢州南二十五里，而邢州治龍岡，則可知矣。裨將曹進金來奔，晉軍退。諸鎮兵皆引歸。諸鎮兵謂燕趙潞之兵。八月，晉王還晉陽。蜀武泰節度使王宗訓鎮黔

州

黔其今翻又其炎翻

貪暴不法，擅還成都。庚辰，見蜀主多所

邀求，言辭狂悖。

悖蒲昧翻又蒲沒翻

蜀主怒，命衛士毆殺之。毆烏

口翻

戊子，以內樞密使潘峭為武泰節度使，同平章事。

峭七笑翻

翰林學士承旨毛文錫為禮部尚書判樞密院

。峽上有堰，或勸蜀主乘夏秋江漲決之，以灌江陵。毛

文錫諫曰：高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以德懷天

下，忍以鄰國之民為魚鼈食乎？蜀主乃止。帝以福

王友璋為武寧節度使，前節度使王殷友珪所置也。

懼不受代，叛附於吳。九月，命淮南西北面招討應接

使牛存節及開封尹劉鄩將兵討之。冬十月，存節等



耆舊傳蠻寇係前年十二月夔王討係今年正月

案目錄壬戌晦

軍于宿州

九域志徐州南至宿州一百四十五里牛存節不徑攻徐州而南屯宿州據埭橋之

要所以絕淮南之援也

吳平盧節度使朱瑾等將兵救徐州存

節等逆擊破之吳兵引歸

十一月乙巳南詔寇黎

州蜀主以夔王宗範兼中書令宗播嘉王宗壽為三

招討以擊之丙辰敗之於潘倉嶂斬其酋長趙嗟政

等

敗補邁翻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嗟才何翻

壬戌又敗之於山口城十二

月乙亥破其武侯嶺十三寨

黎州南界有潘倉武侯等十一城路振九域志

王宗播出岷關至潘倉大破蠻眾追奔至山口城則是潘倉在岷關之南山口城又在潘倉之南也

辛巳又敗之於大渡河

按九域志黎州三百里阻大渡河南面至大渡河一百二十里西南面至大渡河二百里

俘斬數萬級蠻爭走度水

橋絕溺死者數萬人宗範等將作浮梁濟大渡河攻

之蜀主召之令還

蠻地深阻不欲勞師遠攻驅之出境而已此蜀主之志也

癸

未蜀興州刺史兼北路制置指揮使王宗鐸攻岐階

州

九域志興州西南至階州五百一十里及固鎮

固鎮在青泥嶺東北

薛史地理志鳳州固鎮之地周顯德六年升為雄勝軍破細砂等十一寨斬首四千級甲

申指揮使王宗儼破岐長城關等四寨斬首二千級

岐靜難節度使李繼徽

難乃

為其子彥魯所毒而

死彥魯自為留後

貞明元年

是年十一月方改元貞明

春正月己亥蜀主御得賢門

受蠻俘大赦初黎雅蠻酋劉昌嗣郝玄鑒楊師恭雖

內屬於唐受爵賞號綢金堡三王史炤曰綢大也多也今按綢音丁么

翻蠻語多也大也唐書黎邛二州之西有三王言蓋祚都夷白馬氏之遺種楊劉郝三姓世為長襲封王

謂之三王部落疊犛而居號綢舍至宋又有趙王二族并劉郝楊謂之五部落居黎州之西去州百餘里

限以飛越嶺其居疊石為綢積糗糧器甲於上族無君長惟老宿之聽往來漢地悉能華言故比諸羌尤

祭而潛通南詔為之訶導鎮蜀者多文臣雖知其情

不敢詰訶古迴翻又翻正翻詰去吉翻窮問也至是蜀主數以漏泄軍

謀數所具翻斬於成都市毀綢金堡自是南詔不復犯邊

復扶二月牛存節等拔彭城王殷舉族自焚異曰考

莊宗列傳朱友貞傳云乾化四年十一月拔徐州殷自燔死五代通錄薛史紀及王殷傳皆云貞明元年

從之三月丁卯以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趙光逢為太子太保致仕 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

鄴王楊師厚卒師厚晚年矜功恃衆擅割財賦選軍

中驍勇置銀槍効節都數千人給賜優厚欲以復故

時牙兵之盛魏博自田承嗣置牙兵至羅帝雖外加

尊禮內實忌之及卒私於宮中受賀畏其偏而租庸

使趙巖租庸使自唐中世以來有之五代會要梁置租庸使其班在崇政使之下宜徽使之上判

官邵贊判官租庸判官言於帝曰魏博為唐腹心之蠹二百

餘年不能除去者去羌以其地廣兵強之故也羅紹

威楊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乘此時為之

計所謂彈疽不嚴必將復聚言彈疽者必不畏病疽者之疼盡彈去其膿血

然後新肉生而病已否則將安知來者不為師厚乎

復結聚也醫王彈疽用破石

宜分六州為兩鎮以弱其權

使賀德倫為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於相州割澶衛

二州隸焉

仍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半於相州筠海州人也二人

既赴鎮朝廷恐魏人不服遣開封尹劉鄩將兵六萬

自白馬濟河

之魏兵皆父子相承數百年

也族姻磐結不願分徙德倫屢趣之

新史死事  
傳六萬作  
萬人此同  
雜傳

嗟怨連營聚哭已丑劉鄩屯南樂

章將龍驤五百騎入魏州屯金波亭魏兵相與謀曰

朝廷忌吾軍府彊盛欲設策使之殘破耳吾六州歷

代藩鎮兵未嘗遠出河門

河門舊隄

一旦骨肉流離生不如死是夕軍亂

莊宗列傳二十七日劉鄩屯南樂遣龍驤都將王彥

章以五百騎入魏州是夜三鼓魏軍亂是月辛酉朔

薛史紀云己丑魏博軍作亂蓋

王彥章斬關而走詰旦亂兵入牙城殺賀德倫之親

兵五百人劫德倫置樓上有効節軍校張彥者自帥

其黨拔白刃止剽掠校戶教翻夏四月帝遣供奉官

扈異撫諭魏軍許張彥以刺史彥請復相澶衛三州

如舊制請罷昭德軍復以相澶異還言張彥易與還

宣翻又如字但遣劉鄩加兵立當傳首帝由是不許

但以優詔答之使者再返彥裂詔書抵於地戟手南

向詬朝廷左傳公戟其手杜預注曰抵從屈肘如戟

其肘孔穎達正義曰謂射者左謂德倫曰天子愚暗

手弣弓而右手彎之則戟其肘謂德倫曰天子愚暗

聽人穿鼻諭之以牛為人穿鼻旋轉前却今我兵甲

雖彊苟無外援不能獨立宜投款於晉款誠遂逼德

倫以書求援於晉李繼徽假子保衡殺李彥魯考

異曰蜀書劉知俊傳保衡作彥康今從薛史自稱靜難留後難乃舉鄆寧

二州來附叛岐詔以保衡為感化節度使以河陽留

後霍彥威為靜難節度使吳徐溫以其子牙內都

指揮使知訓為淮南行軍副使內外馬步諸軍副使

為徐知訓以驕橫不終張本晉王得賀德倫書命馬步副總管

李存審自趙州進據臨清五月存審至臨清劉鄩屯

洹水臨清在魏州北賀德倫復遣使告急于晉復扶

晉王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魏收志樂平郡遼陽縣

遼山縣唐帶遼州與存審會於臨清猶疑魏人之詐按兵不

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頰犒軍頰它鼎翻密言於晉王

通鑑卷之三後漢紀四均王

異本州下有引兵二字舊史莊宗紀紀事本末陸本皆同

曰除亂當除根因言張彥凶狡之狀勸晉王先除之  
則無虞矣王默然已諭其意而不形於言類貝州人  
也晉王進屯永濟永濟縣在魏州北數十里張彥選銀槍効節五  
百人皆執兵自衛詰永濟謂見王登驛樓語之曰語  
倨汝陵脅主帥殘虐百姓帥所類翻數日中迎馬訴冤者  
百餘輩我今舉兵而來以安百姓非貪人土地汝雖  
有功於我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  
餘眾股栗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  
竭力為吾爪牙眾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  
而進令張彥之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擐音宦從才用翻翼者翼

馬左右仍以為帳前銀槍都晉王遂以銀槍効節軍取梁而亦以銀槍効節

禍軍取眾心由是大服劉鄩聞晉軍至選兵萬餘人自

洹水趣魏縣趣七喻翻晉王留李存審屯臨清遣史建塘

屯魏縣以拒之九域志魏縣在魏州西三十五里王自引親軍至魏

縣與鄩夾河為營河漳河也漳河過魏縣亦謂之魏河帝聞魏博叛大

悔懼遣天平節度使牛存節將兵屯楊劉考異曰牛存節傳

楊劉作陽留或陽劉今從唐裴度傳及薛史諸人傳為鄩聲援會存節病卒以

匡國節度使王檀代之岐王遣彰義節度使劉知

俊圍邠州霍彥威固守拒之先是李保衡叛岐附梁梁以霍彥威代鎮邠州

六月庚寅朔賀德倫帥將吏請晉王入府城慰勞

綱目心腹  
倒紀事本  
末同

既入德倫上印節帥讀曰率下同勞力到翻上時掌  
請王兼領天雄軍王固辭曰比聞汴寇傳逼貴道比  
至故親董師徒遠來相救又聞城中新羅塗炭故暫  
入存撫明公不垂鑒信乃以印節見推誠非素懷德  
倫再拜曰今寇敵密邇謂劉鄩之兵軍城新有大變  
人心未安德倫心腹紀綱左傳秦伯納三千人以爲  
張彥所殺殆盡形孤勢弱安能統衆一旦生事恐負  
大恩王乃受之德倫帥將吏拜賀王承制以德倫爲  
大同節度使遣之官德倫至晉陽張承業留之大同  
臨極邊賀德倫新附張承業不欲使其有時銀槍効  
城有兵故留之爲承業後殺德倫張本

王鳴盛十  
七史商榷  
云據存進  
墓碑莊宗  
時權知沁  
州實未眞  
授刺史

類睡二字  
音錯

節都在魏城猶驕橫魏城魏州城晉王下令自今有  
朋黨流言及暴掠百姓者殺無赦以沁州刺史李存  
進爲天雄都巡按使沁午鳩翻考異曰莊宗實錄  
莊宗列傳及薛史存進傳皆有訛言搖衆及強取人  
云天雄軍都巡按使今從之一錢已上者存進皆梟首磔尸於市梟堅堯翻旬日  
城中肅然無敢喧譁者存進本姓孫名重進振武人  
也晉王多出征討天雄軍府事皆委判官司空頽决  
之頽恃才挾勢睚眦必報睡五戒翻頽它納賄騎後  
頽有從子在河南從才用翻此河南頽密使人召之  
都虞候張裕執其使者以白玉王責頽曰自吾得魏

博庶事悉以委公公何得見欺如是獨不可先相示

邪揖令歸第是日族誅於軍門兩敵對壘而越境通私書誅之宜也族之

也過以判官王正言代之正言鄆州人也魏州孔目吏

孔謙勤敏多計數善治簿書晉王以為支度務使唐節

鎮多兼支度等使至其末世藩鎮署官有謙能曲事

為支討官者有為支度務使者治直之翻權要由是寵任彌固為孔謙以招魏州新亂之後府

庫空竭民間疲弊而聚三鎮之兵戰於河上殆將十

年三鎮并魏鎮也供億軍須未嘗有闕謙之力也然急徵重

斂斂力贍翻使六州愁苦歸怨於王亦其所為也史卒張

彥之以魏博歸晉也貝州刺史張源德不從北結滄

德乾化三年楊師厚劉守奇北畧滄德遂附于梁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鎮

定糧道或說晉王數所角翻斷都管翻說式芮翻請先發兵萬人取

源德然後東兼滄景則海隅之地皆為我有晉王曰

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易以鼓翻德州隸於滄州

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往來九域志德州西南至貝州

二百三十里東北至滄州亦二百三十里二壘既孤然後可取二壘謂滄與貝也

乃遣騎兵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刺史不意晉兵至

踰城走遂克之以遼州守捉將馮通為刺史秋七月

晉人夜襲澶州陷之九域志魏州南至澶州一百四十里按九域志之澶州乃漢乾

祐元年所徙之澶州也宋白曰澶州本漢頓丘縣地在魏州南當兩河之驛路唐武德四年分魏州之觀

莊宗紀馮作馬

城頓丘兩縣置澶州取古澶淵為名貞觀元年州廢  
大曆七年田承嗣又奏置漢乾祐元年移就德勝寨  
舊基頓丘縣隨州移於郭下此時澶州猶治  
頓丘舊州城今德清軍之頓丘鎮即其地 刺史王

彥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待之甚厚遣間使誘

彥章聞古莧翻 誘音西彥章斬其使晉人盡滅其家晉王以

魏州將李巖為澶州刺史考異曰莊宗實錄 作李巖今從薛史晉王

勞軍於魏縣因帥百餘騎循河而上覘劉鄩營勞力到翻

帥讀曰率下同上時掌 翻覘丑廉翻又丑艷翻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於河

曲叢林間鼓譟而出圍王數重王躍馬大呼帥騎馳

突所向披靡裨將夏魯奇等操短兵力戰重直龍翻 呼火故翻

披普彼翻 操七到翻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魯奇手殺百

餘人傷夷遍體會李存審救兵至乃得免王顧謂從

騎曰幾為虜用漢光武之言幾 居依翻 喚丑之翻皆曰適足使敵人

見大王之英武耳魯奇青州人也王以是益愛之賜

姓名曰李紹奇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

以奇計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鄩軍

數日不出寂無聲迹遣騎覘之城無煙火但時見

旗幟循堞往來騎奇寄翻 覘丑廉翻 又丑艷翻 堞達協翻晉王曰吾聞劉

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為人

執旗乘驢在城上取得城中老弱者詰之云軍去已

二日矣晉王曰劉鄩長於襲人劉鄩取兗州克潼關 皆以掩襲得之故云

莊宗紀計 作變此同 孫光憲北 夢瑣言



異本腫下有或墜崖谷四字紀事本末陸本竝同

通鑑卷三十九 後漢紀四  
然然以智遇智則必有窮者短於決戰計彼行纔及

山下相魏之西皆連山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黃澤道

險董泥深尺餘士卒援藤葛而進董泥黏土也深式禁翻援于元翻

皆腹疾足腫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先入晉

陽城中知之勒兵為備鄆至樂平糗糧且盡樂平拒晉陽二

百五十里耳糗去久翻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衆懼將潰鄆諭

之曰今去家千里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如

墜井中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

親耳衆泣而止幾居希翻不讀曰否周德威聞鄆西上上時自掌翻

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鄆已整衆下山自邢州

陳宋口踰漳水而東屯於宗城九域志宗城縣在魏州西北一百七十里

鄆軍往還馬死殆半時晉軍乏食鄆知臨清有蓄積

欲據之以絕晉糧道自宗城東行邪趣臨清數十里宋白曰臨清本漢清泉縣地後

魏太和二十一年於此置臨清縣德威急追鄆再宿至南宮南宮縣在冀州

西南六十二里東南遣騎擒其斥候者數十人斷腕

而縱之斷音短腕鳥貫翻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異曰考

薛史德威聞劉鄆東還急趨南宮知鄆軍在宗城遣

十餘騎迫其營擒斥候者數十人皆割刃其背繫而

遣之既至謂鄆曰周侍中已據宗城矣鄆軍大駭按

割刃於背其人豈能復活而言今從莊宗實錄及薛

史莊宗紀又鄆見在宗城而云鄆軍大駭詰朝德威

略鄆營而過入臨清鄆引軍趨貝州時晉王出師屯

莊宗紀翼  
作是此取  
末帝紀

博州劉鄩軍堂邑

趨七喻翻九域志博州在魏州東一百八十里堂邑在博州西四十

里宋白曰堂邑屬博州本漢清縣發于二縣地周德

威攻之不克翼曰鄩軍于莘縣

九域志莘縣在魏州東九十里劉鄩見晉

軍在博州移軍而西漸逼魏州宋白曰莘本春秋之

衛邑漢為陽平縣後周改陽平為清邑縣大業改清

邑為莘縣因晉軍踵之鄩治莘城塹而守之自莘及

古地名也河築甬道以通饋餉

莘縣東距大河二十餘里度河而東南即鄩濮之境故築甬道

屬河以通饋餉甬道夾築垣墉以晉王營於莘西三

防晉人之衝突抄截治直之翻十里煙火相望一日數戰晉王愛元行欽驍健從代

州刺史李嗣源求之嗣源不得已獻之以為散員都

部署

都部署之名始見於通鑑後遂為行軍總帥之稱薛史曰時有散指揮名為散員命行欽為都

署賜姓名曰李紹榮紹榮嘗力戰深入劔中其面未

解

中竹仲翻

高行周救之得免王復欲求行周重於發言

密使人以官祿啗之

復扶又翻啗徒濫翻

行周辭曰代州養壯

士亦為大王耳

偽干偽翻

行周事代州亦猶事大王也

異曰周太祖實錄晉王密令人啗之利祿行周辭曰

總管用人亦為國家事總管猶事王也予家昆仲脫

難再生承總管之厚恩安忍背之按明宗實錄此年

猶為代州刺史天祐十八年始為副總管此言總管

蓋周太祖代州脫行周兄弟於死

事見上卷行周不

忍負之乃止

絳州刺史尹皓攻晉之隰州八月又

攻慈州皆不克

按九域志絳州西北至隰州五百一十四里隰州西南至慈州一百六十

里王檀與昭義留後賀瓌攻澶州拔之執李巖送東

都按歐史職方考梁無昭義軍參考賀瓌傳蓋為宣義留後也昭當作宣先是晉襲取澶州以李巖守

之帝以楊師厚故將楊延直為澶州刺史使將兵萬

人助劉鄩且招誘魏人誘音酉晉王遣李存審將兵

五千擊貝州張源德有卒三千每夕分出剽掠剽匹妙翻

州民苦之請塹其城以安耕耘存審乃發八縣丁夫

塹而圍之貝州管清河清陽武城經城臨清漳南歷亭夏津八縣劉鄩在莘久

饋運不給晉人數抵其寨下挑戰數所角翻挑徒了翻鄩不出

晉人乃攻絕其甬道以千餘斧斬寨木梁人驚擾而

出因俘獲而還帝以詔書讓鄩老師費糧失亡多不

速戰鄩奏臣比欲以奇兵擣其腹心比毗志翻近也擣其腹心謂欲

襲取晉陽也還取鎮定期以旬時再清河朔十日謂無何

天未厭亂淫雨積旬糧竭士病又欲據臨清斷其饋

餉而周陽五奄至馳突如神斷音短周德威小字楊五臣今退保

莘縣享士訓兵以俟進取觀其兵數甚多便習騎射

誠為勍敵未易輕也勍渠京翻易以鼓翻苟有隙可乘臣豈敢

偷安養寇帝復問鄩決勝之策復扶又鄩下同鄩曰臣今無

策惟願人給十斛糧賊可破矣劉鄩欲以持久制晉帝怒責鄩

曰將軍蓄米欲破賊邪欲療飢邪乃遣中使往督戰

鄩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

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度少詩照翻度徒洛翻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後漢紀四 均五 七

今敵尚彊與戰必不利奈何諸將皆曰勝負當一決  
曠日何待鄴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  
卒惰吾未知死所矣劉鄩量敵慮勝未為失計特擊其肘使不得遂其本謀耳他  
日復集諸將於軍門人置河水一器於前令飲之衆  
莫之測鄴諭之曰一器猶難滔滔之河可勝盡乎音勝  
升衆失色後數日鄴將萬餘人薄鎮定營鎮定人驚  
擾晉李存審以騎兵二千橫擊之李建及以銀槍千  
人助之鄴大敗奔還晉人逐之及寨下俘斬千計劉鄩  
欲掩鎮定之不備而為晉人所敗鄴之計又窮矣劉巖逆婦于楚楚王殷  
遣永順節度使存送之 乙未蜀主以兼中書令王

宗綰為北路行營都制置使兼中書令王宗播為招

討使攻秦州兼中書令王宗瑤為東北面招討使同

平章事王宗翰為副使攻鳳州秦鳳二州時皆屬岐 庚戌吳

以鎮海節度使徐溫為管内水陸馬步諸軍都指揮

使兩浙都招討使守侍中齊國公鎮潤州以昇潤常

宣歙池六州為巡屬軍國庶務參決如故史言徐溫外據重鎮

內制吳國之權留徐知訓居廣陵秉政此速徐知訓之死也 初帝為

均王娶河陽節度使張歸霸女為妃即位欲立為后

后以帝未南郊固辭古人相傳以為郊見上帝然後代天子民 九月壬午

妃疾甚冊為德妃是夕卒康王友敬日重瞳子重直龍翻

本紀宗室傳竝敬作

夜陶穀清  
異錄同五  
代會要作  
敬新史  
與舊史合  
故略而不  
書下做此

瞳音童

自謂當為天子遂謀作亂冬十月辛亥夜德妃  
將出葬友敬使腹心數人匿於寢殿帝覺之跣足踰  
垣而出召宿衛兵索殿中索山客翻得而手刃之壬子捕  
友敬誅之帝由是疎忌宗室專任趙巖及德妃兄弟  
漢鼎漢傑從兄弟漢倫漢融咸居近職參預謀議每  
出兵必使之監護監古街翻巖等依勢弄權賣官鬻獄離  
間舊將相間古覓翻敬翔李振雖為執政所言多不用振  
每稱疾不預事以避趙張之族政事日紊紊音問以至  
於亡史言梁有自亡之由非晉能亡之也劉鄩遣卒詐降於晉謀賂  
膳夫以毒晉王事泄晉王殺之并其黨五人 十一

月己未夜蜀宮火自得成都以來寶貨貯於百尺樓

悉為煨燼貯丁呂翻煨鳥回翻諸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宗侃

等帥衛兵欲入救火蜀主閉門不內恐有乘救火為變者史言蜀主

之猜庚申旦火猶未熄蜀主出義興門見羣臣以安衆心

命有司聚太廟神主分巡都城言訟復入宮閉門火未

熄未敢弛備復扶又翻將相皆獻帷幕飲食 壬戌蜀大赦

乙丑改元此書梁改元貞明也考異曰吳越備史云正月壬辰朔改元大赦今從薛史末帝

紀 己巳蜀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嶺克固鎮九域志鳳州河

池縣有固鎮與秦州將郭守謙戰於泥陽川九域志成州栗亭縣有泥

陽鎮蜀兵敗退保鹿臺山今成州東十里辛未王宗綰等

敗秦州兵於金沙谷敗補邁翻擒其將李彥巢等乘勝趣

秦州越七喻翻興州刺史王宗鐸克階州降其刺史李彥

安甲戌王宗綰克成州擒其刺史李彥德蜀軍至上

染坊秦州節度使李繼崇遣其子彥秀奉牌印迎降

宗綰入秦州九域志秦州東南至鳳州三百二十里西南至成州二百六十五里成州西南

至階州二百五十里宗綰當作宗綰表排陳使王宗儔為留後陳讀日陣劉

知俊攻霍彥威於邠州半歲不克是年五月劉知俊攻邠州聞秦

州降蜀知俊妻子皆遷成都知俊解圍還鳳翔終懼

及禍夜帥親兵七十人斬關而出庚辰奔于蜀軍帥讀

日率為劉知俊為蜀所殺張本考異曰十國紀年知俊奔秦州庚戌來降按上有甲戌下有癸未必庚

辰也王宗綰自河池兩當進兵會王宗瑤攻鳳州癸未

克之蜀遂有秦鳳成三州之地宋白曰河池縣漢屬武都華陽國志河池一名仇池按仇池山在成

州界今河池縣屬鳳州去縣稍遠今縣所處謂之河池水故以各縣兩當漢故道縣水經云兩當水出陳

倉縣之大散嶺西南流入故道川又河池縣有兩當水西北自成州界入東南流入故道水縣取水為名

或曰縣西界有兩山相當故名九域志河池在鳳州西一百五十五里兩當在鳳州西八十五里

岐義勝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彥韜知岐王衰弱十二

月舉耀鼎二州來降岐置義勝軍以授温韜見二彦百六十八卷太祖乾化元年

韜即温韜也乙未詔改耀州為崇州鼎州為裕州義

勝軍為靜勝軍復彥韜姓温氏名昭圖官任如故

丁未蜀大赦改明年元曰通正置武興軍於鳳州割

張唐英蜀  
檣杙以今

年為通正  
元年

通鑑卷三十九

後漢紀四

貞明二年丙子

三

文興二州隸之以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魯為節度使

是歲清海建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巖時以邕州為建武軍

以吳越王鏐為國王而已獨為南平王南平王郡王也表求

封南越王及加都統帝不許巖謂僚屬曰今中國紛

紛孰為天子安能梯航萬里梯航謂梯山航海遠事偽庭乎

自是貢使遂絕使疏吏翻

二年春正月宣武節度使守中書令廣德靖王全昱

卒廣國名德靖諡也全昱帝之伯父

帝聞前河南府參軍李愚學

行行下孟翻召為左拾遺充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貴

重李振等見皆拜之愚獨長揖帝聞而讓之曰衡王

於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可乎對曰陛下以家人

禮見衡王拜之宜也振等陛下家臣臣於王無素謂先

無過從之雅不敢妄有所屈久之竟以抗直罷為鄧州觀

察判官蜀主以李繼崇為武泰節度使兼中書令

隴西王二月辛丑夜吳宿衛將馬謙李球劫吳王

登樓發庫兵討徐知訓知訓將出走巖可求曰軍城

有變公先棄眾自去眾將何依知訓乃止眾猶疑懼

可求闔戶而寢鼾息聞於外鼾下旦翻鼻息也聞音問府中稍安

壬寅謙等陳于天興門外楊行密以揚州牙城南門為天興門諸道副

都統朱瑾自潤州至至自徐温所視之曰不足畏也返顧

通鑑卷三十九

後漢紀四

均王

三

外衆舉手大呼呼火亂兵皆潰史言吳兵畏服朱瑾擒謙球斬

之帝屢趣劉鄩戰趣讀鄩閉壁不出晉王乃留副

總管李存審守營守莘西自勞軍於貝州勞力到翻

德之軍也屬之聲言歸晉陽鄩聞之奏請襲魏州帝報曰今掃

境內以屬將軍欲翻社稷存亡繫茲一舉將軍勉之

鄩令澶州刺史楊延直引兵萬人會於魏州延直夜

半至城南城中選壯士五百潛出擊之延直不為備

潰亂而走詰旦鄩自莘縣悉衆至城東與延直餘衆

合李存審引營中兵踵其後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戰

晉王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鄩見之驚曰晉王

邪引兵稍却晉王躡之躡尼至故元城西隋元城縣

唐貞觀十七年併入貴鄉聖曆二年又分貴鄉莘縣

置元城縣治王莽城開元十三年移元城治魏州郭

下故有故元城古殷城與李存審遇晉王為方陳於

西北存審為方陳於東南鄩為圓陳於其中間陳讀

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敗鄩引數十騎突圍走

梁步卒凡七萬晉兵環而擊之敗卒登木木為之拆

環音宦為于偽追至河上殺溺殆盡鄩收散卒自黎

陽度河保滑州匡國節度使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兵

襲晉陽去年五月王檀代帝從之發河中陝同華諸

鎮兵合三萬出陰地關奄至晉陽城下晝夜急攻城

莊宗紀三  
作五安金



全傳作三  
紀事本末  
作二案新  
舊史紀傳  
於數目字  
極多異同  
其無關於  
大義者皆  
不復舉

通鑑卷三十九 後漢紀四

三

中無備發諸司丁匠及驅市人乘城拒守城幾陷者

數四幾居張承業大懼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

安金全從晉王克用起於代北故云故將往見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

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言晉陽若陷則國破家亡

請以庫甲見授為公擊之為于承業即與之金全帥

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帥讀曰率將即亮翻夜出北門

擊梁兵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引却昭義節度使李

嗣昭聞晉陽有寇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之君

立朝發上黨夕至晉陽按九域志上黨至晉陽五百餘里輕騎疾馳朝發夕至何

也其速梁兵扼汾河橋汾橋在晉陽城東南汾水上君立擊破之徑

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夫軍至矣呼火故翻李嗣昭鎮昭義官侍

中故稱之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

死傷什二三詰朝王檀引兵大掠而還詰去吉翻還從宣翻又如

字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己出故金全等賞皆不行虞

日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晉王矜伐而有功者不賞此其所以能取天下而不能

守天下也梁兵之在晉陽城下也大同節度使賀德

倫部兵多逃入梁軍張承業恐其為變收德倫斬之

張承業之權略烏帝聞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

吾事去矣可以宦者待之哉三月乙卯朔晉王攻衛州壬戌刺史米

昭降之又攻惠州刺史靳紹走擒斬之復以惠州為

通鑑卷三十九 後漢紀四 均王

三

磁州唐天祐三年以磁慈聲相近改磁州為惠州是時政在朱氏晉既取之因復舊州名靳居焮翻

晉王還魏州三上屢召劉鄩不至己巳即以鄩為宣

義節度使劉鄩既喪師懼罪不敢入朝梁亦懼其反側就以滑帥命之為明年鄩入朝左遷張

本使將兵屯黎陽夏四月晉人拔洛州以魏州都

巡檢使袁建豐為洛州刺史劉鄩既敗河南大恐鄩

復不應召復扶又翻由是將卒皆搖心帝遣捉生都指揮

使李霸帥所部千人戍楊劉癸卯出宋門宋門大梁城東面南

來第二門梁改名觀化門而時人不改其父復自水

門入大譟縱火剽掠剽匹妙翻攻建國門建國門大梁宮城正南門太祖

所起也宋白曰大梁皇城南為建國門帝登樓拒戰樓謂建國門樓也龍驤四

軍都指揮使杜晏球按歐史晏球本洛陽王氏子少遇亂為盜所掠汴州富人杜氏

得之養以為子冒姓杜氏後歸唐賜姓名曰李紹復尋復本姓名曰王晏球以五百騎屯

毬場賊以油沃幕長木揭之揭其列翻舉也欲焚樓勢甚危

晏球於門隙窺之見賊無甲冑乃出騎擊之決力死

戰俄而賊潰走帝見騎兵擊賊呼曰非吾龍驤之士

乎誰為亂首晏球曰亂者惟李霸一都餘軍不動陛

下但帥控鶴守宮城遲明臣必破之帥讀曰率遲既直利翻待也

而晏球討亂者闔營皆族之以功除單州刺史唐末以太

祖生於礪山改單州為輝州是時復以輝州為單州單音善五月吳越王鏐遣

浙西安撫判官皮光業自建汀虔郴潭岳荆南道入

雜傳單作  
瀛舊史傳  
作單案郡  
縣志罷輝  
州在後唐  
同光二年

宏改單作  
輝或澶胡  
注臆斷耳

通鑑卷二百九

後漢紀四

三

貢吳越界西南盡衢州按九域志自衢州界西南至建州四百四十五里自建州西至汀州九百三十里自汀州西至虔州五百五十里自虔州西至郴州六百六十里自郴州東北至潭州四百九十八里自潭州東北至岳州三百八十五里自岳州西北至荆南四百三十里皮日休見二百五十四卷唐光業日休之子也  
信宗廣明元年郴州林翻六月警人攻邢州保

義節度使閻寶拒守帝遣捉生都指揮使張溫將兵

五百救之溫以其衆降晉 秋七月甲寅朔晉王至

魏州 上嘉吳越王鏐貢獻之勤以其取道回遠數千里至大梁也

壬戌加鏐諸道兵馬元帥朝議多言鏐之入貢利於

市易市易者以所有易所無相與爲市也朝直遙翻不宜過以名器假之翰

林學士竇夢徵執麻以泣坐貶蓬萊尉蓬萊本漢黃縣唐神龍三

竇夢徵傳

年更名帶登州夢徵棣州人也 甲子吳潤州牙將周郊作

棣作同

亂入府殺大將秦師權等大將陳祐等討斬之 八

吳任臣十

月丁酉以太子太保致仕趙光逢爲司空兼門下侍

國春秋引

郎同平章事 丙午蜀主以王宗綰爲東北面都招

稽神錄郊

討集王宗翰嘉王宗壽爲第一第二招討將兵十萬

作交師權

出鳳州以王宗播爲西北面都招討武信軍節度使

作進忠

劉知俊天雄節度使王宗儔蜀天雄節度使鎮秦州匡國軍使

軍字衍

唐文裔爲第一第二第三招討將兵十二萬出秦州

以伐岐

出鳳州之兵指寶雞以攻鳳翔出秦州之兵指隴州晉王自將攻邢

州昭德節度使張筠奔相州走晉人復以相州隸天

通鑑卷二百九 後漢紀四 均王 三五

雄軍

去年梁分相州為昭德軍相息亮翻

以李嗣源為刺史

劉恕廣本

云筠奔東都授左衛上將軍莊宗實錄命李存審入城招撫除昭德軍額仍舊隸魏州徙洛州刺史袁建

豐為相州刺史按上四月筠已遣人納款于晉此復云走者蓋始者文降今為晉兵所迫故走耳筠既降

晉今還猶得將軍者蓋潛通款於晉梁朝不知耳明宗實錄云八月張筠走移帝為相州刺史九月為安

國節度使而莊宗實錄云袁建豐為相州刺史按明宗實錄建豐傳云戰胡柳陂建豐猶為相州乃是天

祐十五年十二月蓋明宗初為相州移邢州後方除建豐莊宗錄誤書在張筠走下耳 晉王遣

人告閻寶以相州已拔又遣張溫帥援兵至城下諭

之寶舉城降 告之以相州已拔則彼知邢州之勢孤示之以張溫已降則彼知援兵之望絕

閻寶於是不能守 晉王以寶為東南面招討使領天

平節度使同平章事 天平時屬梁晉命閻寶遙領 以李存審為安

國節度使鎮邢州 邢州梁保義軍既入于晉自此遂改為安國軍 考異曰王溥五代

會要薛史地理志樂史寰宇記皆云梁建保義軍唐同光元年改為安國軍而莊宗明宗實錄列傳薛史

存審傳皆云此年授安國節度使恐是纒屬晉即改軍額會要等書誤云同光元年 契丹王

阿保機帥諸部兵三十萬號百萬自麟勝攻晉蔚州

陷之虜振武節度使李嗣本 契丹攻蔚州自麟勝出詭道以掩晉不備也按

麟勝至蔚州中間懸隔雲朔蔚州恐當作朔州 考異曰開元中振武軍在朔州西北三百五十里單于

都護府城內隸朔方節度使乾元元年置振武節度使領鎮北大都護麟勝二州後唐振武節度使亦帶

安北都護麟勝等州觀察等使石晉以後皆帶朔州刺史據此乃治蔚州不知遷徙年月 遣使以

木書求貨於大同防禦使李存璋存璋斬其使契丹

進攻雲州存璋悉力拒之 雲州即大同軍 九月晉王還晉

陽王性仁孝故雖經營河北而數還晉陽省曹夫人

歲再三焉數所角翻省悉景翻曹夫人寔生晉王晉

如尊號倒置皆根於心而發於事者王事生母者重事嫡母者輕異日太后太晉人以兵逼滄州順化節度使

戴思遠棄城奔東都河朔盡歸于晉滄州將毛

璋據城降晉晉王命李嗣源將兵鎮撫之嗣源遣璋

詣晉陽晉王徙李存審為橫海節度使鎮滄州滄德

屬晉復改順化為以嗣源為安國節度使嗣源以安

重誨為中門使晉王封內凡節鎮皆有中門委以心

腹重誨亦為嗣源盡力重誨應州胡人也為于偽翻

為嗣源佐命張本薛史曰安重誨其先本晉王自

將兵救雲州行至代州契丹聞之引去王亦還以李

存璋為大同節度使去年八月晉人圍貝州

張源德聞河北諸州皆為晉有欲降謀於其眾眾以

窮而後降恐不免死不從共殺源德嬰城固守城中

食盡噉人為糧乃謂晉將曰出降懼死請擐甲執兵

而降噉徒濫翻事定而釋之晉將許之其眾三千出

降既釋甲圍而殺之盡殫殫壹計翻考異曰莊宗

州既聞河北皆平而有翻然之志詢謀於眾羣賊皆

河南人懼其歸罪不從因殺源德噉人為糧固守其

城王師歷年攻圍賊既食竭呼我大將曰今欲請罪

懼晉王不我赦我將衿甲持兵而見已即解之如何

報日無便於此者賊眾三千衿甲出降我將甘言喻

之俱釋兵解甲既而四面陳兵皆殺之歐陽史死事

一本而作

通鑑卷之三十九

後漢紀四 均王

七

傳曰晉王入魏河北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  
 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城中食且盡貝人勸源德出  
 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按源德若以不降而死其眾當  
 卽降於晉豈得猶拒守與晉邀約而後出哉明是眾  
 懼死不降耳今從莊宗實錄 余謂若如通鑑之  
 去取則張源德非一心守死者不得與於死事傳 晉  
 王以毛璋爲貝州刺史於是河北皆入於晉惟黎陽  
 爲梁守 黎陽臨河梁兵聲援猶接又劉鄩守之所以能自固爲于僞翻 晉王如魏  
 州 吳光州將王言殺刺史載肇 載恐當 吳王遣楚  
 州團練使李厚討之廬州觀察使張崇不俟命引兵  
 趣光州 趣七喻翻 言棄城走以李厚權知光州崇慎縣人  
 也 庚申蜀新宮成在舊宮之北 天平節度使兼  
 中書令琅邪忠毅王王檀多募羣盜置帳下爲親兵

己卯盜乘檀無備突入廡殺檀節度副使裴彥帥府  
 兵討誅之軍府由是獲安 帥讀日率 冬十月甲申蜀王  
 宗綰等出大散關大破岐兵俘斬萬計遂取寶雞己  
 丑王宗播等出故關至隴州 故關大震故關 庚寅保勝節度  
 使兼侍中李繼岌畏岐王猜忌 岐置保勝軍於隴州 帥其眾二  
 萬 帥讀日率 棄隴州奔于蜀軍蜀兵進攻隴州以繼岌爲  
 西北面行營第四招討劉知俊會王宗綰等圍鳳翔  
 岐兵不出會大雪蜀主召軍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復李繼岌  
 姓名曰桑弘志弘志黎陽人也 丁酉以禮部侍郎  
 鄭珏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珏蔡之姪孫也 鄭蔡見二百五

通鑑卷之三百九 後外已四 均王

蜀構杌事  
係十一月  
大漢作天

十九卷唐昭宗乾寧元年考異曰薛史梁末帝紀無珽初拜相年月此年十月丁酉以中書侍郎平章事鄭珽兼刑部尚書疑貞明二年拜相四年轉刑部尚書也本傳云累遷禮部侍郎貞明中拜平章事唐餘錄均帝紀貞明二年十月丁酉禮部侍郎鄭珽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今從之又高若拙後史補云珽應一十九舉方捷姓名為第九人第行亦同自登第凡十九年為宰相今按珽光化三年及第自光化三年至此年纔十七年矣又不合己亥蜀大赦晉王遣使如吳會兵以擊梁十一月吳以行軍副使徐知訓為淮北行營都招討使及朱瑾等將兵趣宋亳與晉相應趣七喻翻既渡淮移檄州縣進圍潁州十二月戊申蜀大赦改明年元曰天漢國號大漢楚王殷聞晉王平河北遣使通好

好呼慶州本岐晉王亦遣使報之是歲慶州叛附于岐

地也蓋因去年李保衡岐將李繼陟據之詔以左龍

虎統軍賀瓌為西面行營馬步都指揮使將兵討之

破岐兵下寧衍二州衍州岐李茂貞置在寧慶之間宋廢衍州為定平鎮屬邠州

考異曰薛史賀瓌傳貞明二年慶州叛為李繼陟所據帝命左龍虎統軍賀瓌為西面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兼諸軍都虞候與張筠破涇鳳之衆三萬下寧衍二州此非小事而未帝紀李茂貞傳皆無惟瓌傳有之今河東監軍張承業既貴用事其姪瓘等五

人自同州往依之晉王以承業故皆擢用之承業治家甚嚴有姪為盜殺販牛者承業立斬之王亟使救之已不及王以瓘為麟州刺史承業謂瓘曰汝本車

度一民與劉開道為賊劉開道必指劉知俊也知俊為梁開道指揮使又嘗鎮同

州車尺慣為不法今若不悛慣古患翻死無日矣由

此權所至不敢貪暴吳越牙內先鋒都指揮使錢

傳珣逆婦於閩自是閩與吳越通好珣呼到翻閩

鑄鈔錢與銅錢並行初燕人苦劉守光殘虐軍士

多歸於契丹及守光被圍於幽州事見其北邊士民

多為契丹所掠契丹日益彊大契丹王阿保機自稱

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為皇后置百官

至是改元神冊考異曰紀年通譜云舊史不記保機建元事今契丹中有曆日通紀百

二十年臣景祐三年冬北使幽州得其曆因閱年次以乙亥為首次年始著神策之元其後復有天贊按

新史四夷附錄歸於作亡入紀事本末陸歸本作亡歸

今本上酒  
上有牛字

五代契丹傳自耶律德光乃記天顯之名疑當時未

得其傳不然虜人耻保機無號追為之耳保機虜中

又號天皇王虜庭雜記太祖一舉併吞奚國仍立奚

人依舊為奚王命契丹監督兵甲又滅勃海虜其王

大謨謨立長子為勃海東丹王號人皇王自號天皇

王始立年號曰天贊國稱大遼於所居大部部落置樓

謂之西樓今謂之上京又於其南木葉山置樓謂之

南樓又於其東千里置樓謂之東樓又於其北三百

里置樓謂之北樓太祖四季常遊獵於四樓之間又

曰阿保基變家為國之後始以王族號為橫帳姓世

里沒里以漢語譯之謂之耶律氏賜后族姓曰蕭氏

王族惟與后族同昏其諸部若不奉北主之命不得

與二部落通昏歐陽史曰阿保機用其妻述律策使

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

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為

然其以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

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阿保機稱皇帝前史不見年

月莊宗列傳契丹傳在莊宗即帝位李存審守范陽

後漢高祖實錄唐餘錄皆云阿保機設策併諸族遂

稱帝在乾寧中劉仁恭鎮幽州前薛史在莊宗天祐

均王

三



末按紀元通譜阿保機神策元年歲在丙子乃莊宗即天祐十三年梁貞明二年似不在天祐末及莊宗即位後編遺錄開平二年五月太祖賜阿保機記事猶呼之為卿及言臣事我朝望國家降使冊立必未稱帝安得在劉仁恭鎮幽州前唐餘錄全取漢高祖實錄契丹事作傳最為差錯不知其稱帝實在何年今因其改年述律后勇決多權變阿保機行兵御衆述

律后常預其謀阿保機嘗度積擊党項党項在積西

掠之黃頭室韋疆部也臭泊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

其至奮擊大破之由是名震諸夷述律后有母有姑

皆踞榻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晉王方經營

河北欲結契丹為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事

述律后

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參軍

韓延徽求援於契丹

云天祐中連帥劉守光攻中山

不利欲結北戎遣延徽將命入虜劉恕以為劉守光

據幽州後未嘗攻定州惟唐光化三年汴將張存敬

拔瀛莫攻定州劉仁恭遣守光救定州為存敬所敗

恐是此時仁恭方為幽帥非守光也按劉仁恭父子

疆盛之時常陵暴契丹豈肯遣使與之相結乾化元

年守光攻易定王處直求救於晉故晉王遣周德威

伐之其遣延徽結契丹蓋在此時契丹主怒其不拜

然事無顯據故但云衰困附於此

使牧馬於野延徽幽州人有智略頗知屬文屬之述

律后言於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

奈何辱以牧圉宜禮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與語悅

之遂以為謀主舉動訪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

異本拜下  
有留之二  
字綱目紀  
事本末陸  
本皆同

附錄遂下  
有用字

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處呂昌使各有配偶墾藝荒

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

延徽有助焉頃之延徽逃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

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自晉陽歸幽州

自西徂東也過真定止於鄉人王德明家王德明為趙王鎔養

子即燕人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為晉有當

復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取死乎言既叛契丹歸

中國今復往詣契丹恐為所殺也復扶又翻下同延徽曰彼自吾來如喪手

目喪息浪翻今往詣之彼手目復完安肯害我既省母遂

復入契丹契丹主聞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拊其背

曰鄉者何往延徽曰思母欲告歸恐不聽故私歸耳

契丹主待之益厚及稱帝以延徽為相累遷至中書

令歐史四夷附錄曰阿保機以延徽為相號政事令契丹謂之崇文相公晉王遣使至

契丹延徽寓書於晉王叙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

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耳因

以老母為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賈誼過秦論胡

人不敢南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為寇延徽之

力也按莊宗之世契丹圍周德威救張文禮曷嘗不欲深入為寇哉晉之兵力方彊能折其鋒耳豈

延徽之力邪

三年春正月詔宣武節度使袁象先救潁州既至吳

今本下相作令

軍引還去年十一月

二月甲申晉王攻黎陽劉鄩

拒之數日不克而去

晉王之弟威塞軍防禦使存

矩在新州

晉置威塞軍於新州後遂為節鎮新州領永興一縣薛居正曰唐莊宗同光二年七月昇新州為威塞軍節度使以媽儒武三州隸之

驕惰不治

治直侍婢預政

晉王使募山北部落驍勇者及劉守光亡卒以益南

討之軍又率其民出馬民或鬻十牛易一戰馬期會

迫促邊人嗟怨存矩得五百騎自部送之以壽州刺

史盧文進為裨將

壽州屬吳盧文進遙領刺史耳

行者皆憚遠役存

矩復不存恤

復扶又

甲午至祁溝關小校宮彥璋與

士卒謀曰聞晉王與梁人確鬪

確堅也凡戰者隨兵勢而為進退離合至

於確鬪則兩敵相當用實力而鬪惟騎兵死傷不少

吾儕捐父母妻子為人客戰

儕士皆翻為于偽翻千里行役戰於異鄉是為

千里送死而使長復不矜恤奈何眾曰殺使長

使為一州之長故曰使長使疏吏翻長知兩翻

擁盧將軍還新州據城自守

其如我何因執兵大譟趣傳舍

趣七喻翻傳株戀翻

詰朝存矩

寢未起就殺之

詰去吉翻

文進不能制撫膺哭其尸曰奴

輩既害郎君使我何面復見晉王因為眾所擁還新

州守將楊全章拒之又攻武州鴈門以北都知防禦

兵馬使李嗣肱擊敗之

敗補邁翻

周德威亦遣兵追討文

進帥其眾奔契丹

帥讀日率

晉王聞存矩不道以致亂殺

侍婢及幕僚數人 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渝關人營

州界及平州石城縣界漢書音義渝音喻今讀如榆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

循海有道道狹處纜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比

至進牛口此當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歐史曰渝關東

臨海北有兔耳覆舟山皆斗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植唐時置東碇石西碇石旅疇

米磚長楊黃花紫蒙白狼城以扼之宋白曰渝關關城下有渝水入大海其關東臨海北有兔耳山覆舟

山皆斗峻山下尋海岸東北行狹處纜通一軌三面皆海北連陸關西亂山至進牛柵凡六口柵成相

接此所以天限戎狄者也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薊薊音計幽州歲

致繒纊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

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幽州盧龍

綱目輒作則紀事本

末陸木竝同

節度治薊縣繒慈陵翻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為

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勲加賞勲勲級也由是契丹不敢輕

入寇及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

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金虜節要曰燕山之地易州西

北乃金坡關昌平縣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地乃古北口景州之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渝關渝關

之東即金人來路也此數關皆天造地設以分蕃漢之限一夫守之可以當百本朝復燕之役若得諸關

則燕山之境可保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陷於阿保機改平州為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號

為平州路至石晉之初耶律德光又得燕山檀順景薊涿易諸州建燕山為燕京以轄六郡號燕京路而

與平州自成兩路海上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初謂燕山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燕山平州盡在

關內而異路也破遼之後金人復得平州路據之故阿離不後由平州入寇乃當時議燕雲不明地理之

通鑑卷之三十九 後漢紀四 均五 岳

故又金虜行程云灤州古無之唐末阿保機攻陷平  
 營劉守光據幽州暴虐民多亡入虜中乃築此城營  
 州古柳城郡舜所築也乃殷之孤竹國漢唐遼西地  
 其城外多大山高下皆石不產草木地當營室故以  
 為名自營州東至渝關並無保障沃野千里北限大  
 山重岡複嶺中有五關唯渝關居庸可以通餉饋松  
 亭金坡古北口止通人馬不可行車其山之南則五  
 穀百果良材美木無所不有出關未數里則地皆瘠  
 鹵豈天設此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  
 以限華夷乎

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  
 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南蕃志猛火油出占城  
 國蠻人水戰用之以焚

敵舟遺契丹主大喜即選騎三萬欲攻幽州述律后  
 千季翻哂失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樹謂  
 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述律

后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

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

動輕舉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契丹

主乃止婦人智識若此文夫愧之多矣此特阿保機  
 因其能勝室韋從而張大之以威鄰敵耳就

使能爾曷為不能止德光之南牧既內虛其國三月

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棄

城走文進以其部將劉殷為刺史使守之晉王使周

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契丹主帥眾

三十萬救之德威眾寡不敵大為契丹所敗帥讀曰  
 率敗補

邁奔歸楚王殷遣其弟存攻吳上高俘獲而還還  
 從

異本謀上  
有憂形於  
色四字莊  
宗紀紀事  
本木陸本  
皆同

宣翻又 契丹乘勝進圍幽州，聲言有衆百萬，羶車如字。  
毳幕彌漫山澤，毳充芮翻獸毛盧文進教之攻城，爲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爲土山以臨城，城中鎔銅以灑之，日殺千計而攻之不止。周德威遣間使詣晉王告急，間古覓翻王方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猶擒頡利，事見一百九十年今吾有猛將三人，復何憂哉？褒而期之以作三存審寶以爲虜無輜重，重直用翻勢不能久俟，其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踵而擊之。李

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何暇待虜之衰？臣請身爲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即日命治兵，治直之夏四月，晉王命嗣源將兵先進軍于涑水，涑水縣屬易州涑音來宋白曰李嗣源時屯涑水扼祁溝諸關以伺閻寶以鎮定之兵繼之。吳昇州刺史徐知誥治城市府舍甚盛，五月，徐溫行部至昇州，吳以昇常宣歙池爲徐溫巡屬行，下孟翻愛其繁富，潤州司馬陳彥謙勸溫徙鎮海軍治所於昇州，鎮海軍本溫從之。徙知誥爲潤州團練使，知誥求宣州，溫不許，知誥不樂，樂音洛宋齊丘密言於知誥曰：三郎驕縱，敗在朝夕，潤州去廣陵隔一水。

通鑑卷之百九 後梁紀四 均王 三

耳此天授也知誥悅即之官三郎謂温長子知訓也

為知訓死知誥得權張本知訓第三温以陳彦謙為鎮海節度判官温

但舉大綱細務悉委彦謙江淮稱治稱治者時人稱之耳治直吏翻

彦謙常州人也為陳彦謙垂死請於徐温立己子張本高季昌與孔

勅修好復通貢獻高季昌為孔勅所敗事見上卷太祖乾化二年好呼到翻復扶又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九 津藩齊藤正謙上井有恪同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後梁紀五 起疆圍赤奮若七月盡屠維單闕九月凡二年有奇

均王中

貞明三年秋七月庚戌蜀主以桑弘志為西北面第一招討王宗宏為東北面第二招討己未以兼中書

通鑑卷之三十三 貞明三年丁丑

令王宗侃為東北面都招討武信節度使劉知俊為

西北面都招討以伐岐也晉王以李嗣源閻寶兵少未

足以敵契丹辛未更命李存審將兵益之蜀飛龍

使唐文宸居中用事宸隱豈翻張格附之與司徒判樞密

院事毛文錫爭權文錫將以女適左僕射兼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庾傳素之子會親族于樞密院用樂不

先表聞蜀主聞樂聲怪之文宸從而譖之八月庚寅

貶文錫茂州司馬其子司封貞外郎詢流維州籍沒

其家貶文錫弟翰林學士文晏為榮經尉榮經漢嚴道縣地唐

武德四年置榮經縣屬雅州九域志在州南一百一十里傳素罷為工部尚書以

翰林學士承旨庾凝績權判內樞密院事凝績傳素

之再從弟也同曾祖之弟為再從弟從才用翻清海建武節度使

劉巖即皇帝位于番禺漢書音義番音潘禺音愚國號大越大赦

改元乾亨以梁使趙光裔為兵部尚書節度副使楊

洞潛為兵部侍郎節度判官李殷衡為禮部侍郎並

同平章事建三廟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帝父謙

曰代祖聖武皇帝兄隱曰烈宗襄皇帝以廣州為興

王府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是年三月契丹圍幽州事始見上卷城

中危困李嗣源閻寶李存審步騎七萬會于易州閻寶

班在李存審之下而先書寶者嗣源與寶先進屯涑水而存審繼之也匈奴須知涑水西至易州四十里

異本清上有癸巳二字十國春秋同

通鑑卷之三十三 後梁紀五 均王



易州東北至幽州二百二十里存審曰虜眾吾寡虜多騎吾多步若

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陳吾無遺類矣蹂人九翻又徐又翻

陳讀嗣源曰虜無輜重重直用翻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

平原相遇虜抄吾糧抄楚交翻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

中潛行趣幽州趣七喻翻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則據

險拒之甲午自易州北行庚子踰大房嶺水經注聖郡西南谷東南流逕大防嶺又曰良鄉縣西北有大

防山防水出其南按易州即漢上谷郡地范成大北使錄自良鄉六十五里至

幽州城外此又驛路也循澗而東嗣源與養子從

珂將三千騎為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

驚却晉兵翼而隨之張左右翼而踵其後契丹行山上晉兵行

水經注谷上有聖水二字

附錄西樓作四樓指其上文所云西東北南四樓也胡氏換以西字未悉

澗下每至谷口契丹輒邀之嗣源父子力戰乃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餘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胄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眾直抵西樓滅汝種族此史家以華言

譯胡語而筆之於史也胡嶠入遼記曰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行幾一月乃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歐史四夷附錄曰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旦東向而拜日其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為尊西樓門屋皆東向薛史曰西樓距幽州三千里場音亦種章勇翻因躍馬奮櫓三入

其陳斬契丹酋長一人櫓側瓜翻陳讀曰陣下同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後軍

齊進契丹兵却晉兵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為

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

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環音患射而亦翻塞

悉則將至幽州契丹列陳待之存審命步兵陳于其

後陳于契丹陳後將夾擊之也一日戒勿動先令羸

兵曳柴然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

譟合戰存審乃趣後陳起乘之羸倫為翻趣讀曰促契丹大敗

席卷其衆自北山去取古北口路而去卷讀曰捲委棄車帳鎧仗

羊馬滿野晉兵追之俘斬萬計辛丑嗣源等入幽州

周德威見之握手流涕為虜所困得救而解喜極涕流契丹以盧文

進為幽州留後其後又以為盧龍節度使文進常居

平州帥奚騎歲入北邊殺掠吏民帥讀曰晉人自瓦

橋運糧輸薊城九域志瓦橋北至涿州一百二十里薊音計

雖以兵援之不免抄掠契丹每入寇則文進帥漢卒

為鄉導鄉讀曰嚮盧龍巡屬諸州為之殘弊盧龍諸州自

自為一域外而捍禦兩蕃內而連兵河朔其力常有

餘及并于晉則歲遣糧援繼之而不足此其故何也

保有一隅者其心力專廣土眾民其心力有所不及

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騶驕信矣為于偽翻下為承

誓為為吾劉鄩自滑州入朝朝議以河朔失守責

之河朔失守事見上卷朝直遙翻九月落鄩平章事左遷亳州團練

使當其時不能治也待其入朝而後責之失政刑矣冬十月己亥加吳越

王鏐天下兵馬元帥晉王還晉陽自魏州還晉陽王連歲

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

以下文推之後說是

舊史張承業傳無及字新史同新史錢庫作庫中綱目同

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

城肅清軍城謂晉陽軍城也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蒲博及給

賜伶人而承業靳之靳居焮翻吝惜也錢不可得王乃置酒

錢庫令其子繼岌為承業舞承業以寶帶及幣馬贈

之王指錢積呼繼岌小名謂承業曰和哥乏錢七哥

宜以錢一積與之帶馬未為厚也張承業第七晉王以兄事承業呼之

為七哥承業曰郎君纏頭皆出承業俸祿唐人凡為人舞人則以錢

纏頭俸扶用翻此錢大王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

敢以公物為私禮王不悅憑酒以語侵之承業怒曰

僕老敕使耳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

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為不過財盡民散一

無所成耳晉王他日卒如張承業之言王怒顧李紹榮索劍承業

起挽王衣索山客翻挽武遠翻引也泣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

為國家誅汴賊朱氏居汴李氏各其為賊若以惜庫物死于王手

僕下見先王無愧矣先王謂晉王克用今日就王請死閻寶

從旁解承業手令退承業奮拳毆寶踏地罵曰毆鳥口翻

不盡忠為報顧欲以諂媚自容邪曹太夫人聞之遽

令召王史書曹太夫人者以見嫡母王惶恐叩頭謝

承業曰吾以酒失忤七哥忤五故翻必且得罪于太夫人

通鑑卷之百五十五 後梁紀五 均王 五

七哥為吾痛飲以分其過王連飲四卮承業竟不肯

飲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張承業于

時官特進意亦晉王承制授之也適已答之矣明日太夫人與王俱

至承業第謝之史言晉王之在魏皆張承業足饋餉以輔之亦內有曹夫人故承業得行

其志未幾幾居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

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以至終身掌書

記盧質嗜酒輕傲嘗呼王諸弟為豚犬王銜之承業

恐其及禍乘間言曰盧質數無禮間古莧翻請為大

王殺之王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七哥何言之

過也承業起立賀曰王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質由

是獲免史言張承業不惟能足兵且能保護士君子晉王元妃衛國韓夫

人次燕國伊夫人次魏國劉夫人最有寵晉書

宮之次者以見其宮中貫魚失序其父成安人成安漢斥丘縣北齊

時屬魏州九域志成安在魏州西一百里以醫卜為業夫人幼時晉將袁

建豐掠得之入于王宮性狡悍淫妬悍下罕翻從王

在魏父聞其貴詣魏宮上謁上時王召袁建豐示之

建豐曰始得夫人時有黃鬚丈人護之此是也王以

語夫人語牛夫人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地相高恥

其家寒微大怒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

亂兵妾守尸哭之而去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答

北夢瑣言云內臣劉建豐認之新史唐家人傳同此

傳死下有於字

劉知俊傳  
所親作近  
侍新史雜  
傳作左右

劉叟于宮門

父且答之而何有于君異日李存渥之事無足怪也

越主巖遣

客省使劉瑋使于吳告即位

是年八月劉巖稱帝

且勸吳王稱

帝閏月戊申蜀主以判內樞密院庾凝績為吏部

尚書內樞密使十一月丙子朔日南至蜀主祀圓

丘晉王聞河水合曰用兵數歲限一水不得度

貞明

元年晉得魏博兵始窺河上若以破夾寨為用兵之始則已十年矣

今冰自合天贊我

也亟如魏州

蜀主以劉知俊為都招討使

見是年七月

諸將皆舊功臣多不用其命且疾之故無成功

伐岐無功

也唐文宸數毀之

數所角翻

蜀主亦忌其才嘗謂所親曰

吾老矣知俊非爾輩所能馭也十二月辛亥收知俊

稱其謀叛斬于炭市

劉知俊懼不見容于梁而奔岐懼不見容于岐而奔蜀卒亦不

為蜀所容挾虎狼之性而附人必虞其搏噬其能容之乎

癸丑蜀大赦改明

年元日光天壬戌以張宗奭為天下兵馬副元帥

帝論平慶州功

賀瓌平慶州見上卷上年

丁卯以左龍虎統軍

賀瓌為宣義節度使同平章事尋以為北回行營招

討使

為賀瓌不能拒晉張本

戊辰晉王畋于朝城

朝城本漢東武陽縣

後周曰武陽唐改曰朝城九域志朝城縣在魏州東南八十里又三十里至河

是日大寒晉

王視河冰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千戍楊劉城

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

城使步兵斬其鹿角負葭葦塞塹

陸佃埤雅曰葦即今之蘆一名葭葭

葦之未秀者也。萑，即今之荻。一名兼兼。萑之未秀者也。至秋堅成，謂之萑葦。萑小而葦大。字說曰：蘆謂之葦。其小曰萑，荻謂之兼。其小曰葦，荻強而葦弱。荻高而葦下，塞悉則翻。四面進攻，即日

拔之，獲其守將安彥之。先是，租庸使戶部尚書趙巖言于帝曰：「陛下踐阼以來，尚未南郊。議者以為無異

藩侯。

先悉薦翻

為四方所輕，請幸西都。行郊禮，遂謁宣陵。

宣陵在河南伊闕縣故請帝因郊而謁陵

敬翔諫曰：「自劉鄩失利以來，劉

敗見上卷二年

公私困竭，人心惴恐。

惴之睡翻

今展禮圓丘，必行

賞賚，是慕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勅敵近在河上，

勅敵謂晉

也勅渠京翻

乘輿豈宜輕動。

乘繩證翻

俟北方既平，報本未晚。

晉書曰：郊祀者，帝王之重事，所以報本反始也。

帝不聽。己巳，如洛陽，閱車服。

甲戌晦

飾宮闕，郊祀。有日，聞楊劉失守，道路訛言。晉軍已入

大梁，扼汜水矣。

扼汜水謂扼虎牢之險也

從官皆憂其家，相顧涕

泣從才用翻

帝惶駭，失圖，遂罷郊祀，奔歸大梁。

甲戌以

河南尹張宗奭為西都留守。

是歲，閩王審知為其

子牙內都指揮使延鈞娶越王巖之女。

為子偽翻

四年春正月乙亥朔，蜀大赦，復國號曰蜀。

蜀改國號見上卷二

年帝至大梁。

自洛陽還至大梁

晉兵侵掠至鄆，濮而還。

晉拔

楊劉楊劉屬鄆州界又西則濮州界鄆音運濮博木翻

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

喪師，

上時掌翻喪息浪翻

疆土日蹙，陛下居深宮之中，所與計

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

量音良

先帝

通鑑卷之三十一

之時奄有河北開平之間幽滄鎮定魏皆附于梁故云然親御豪傑之將

猶不得志謂夾寨柏鄉滹縣之師皆不得志于晉今敵至鄆州陛下不

能留意臣聞李亞子繼位以來于今十年開平元年晉王存勗

嗣位于今攻城野戰無不親當矢石近者攻楊劉身

負束薪為士卒先一鼓拔之陛下儒雅守文宴安自

若使賀瓌輩敵之而望攘逐寇讐非臣所知也陛下

宜詢訪黎老黎衆也別求異策不然憂未艾也臣雖駑

怯駑音奴受國重恩陛下必若乏木乞于邊垂自効疏

奏趙張之徒言翔怨望帝遂不用吳以右都押牙

王祺為虔州行營都指揮使將洪撫袁吉之兵擊譚

全播嚴可求以厚利募贛石水工故吳兵奄至虔州

城下虔人始知之虔州水行至吉州有贛石之險吳先募水工習于水道故舟行無礙

注詳見辯誤贛音紺蜀太子衍好酒色樂遊戲好呼到翻蜀樂五教翻

王嘗自夾城過聞太子與諸王鬪雞擊毬喧呼之聲

蜀蓋倣長安之制附夾城為諸王宅歎曰吾百戰以立基業此輩其能

守之乎由是惡張格而徐賢妃為之內王竟不能去

也張格贊立宗衍見二百六十八卷乾化二年惡烏路翻去羌呂翻信王宗傑有才

略屢陳時政蜀主賢之有廢立意二月癸亥宗傑暴

卒蜀主深疑之河陽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

彥章將兵數萬攻楊劉城甲子晉王自魏州輕騎詣

通鑑卷之三十一 後梁紀五 均王

莊宗紀浸  
作漫

案目錄二  
月甲辰朔  
無已亥

河上彥章築壘自固決河水瀾浸數里以限晉兵晉

兵不得進謝彥章梁之騎將也懼晉兵之衝突決河水以限之幽并之突騎非南兵之所能敵

自古然也瀾音彌彥章許州人也安彥之散卒多聚于兗鄆

山谷為羣盜以觀二國成敗晉王招募之多降于晉

降戶江翻已亥蜀主以東面招討使王宗侃為東西兩

路諸軍都統此伐岐東西兩路之兵也三月吳越

王鏐初立元帥府置官屬前年梁加錢鏐諸道兵馬元帥去年又加天下兵馬

元帥夏四月癸卯朔蜀主立子宗平為忠王宗特為

資玉岐王復遣使求好于蜀岐與蜀絕見二百六

己酉以吏部侍郎蕭頊為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保大節度使高萬金卒癸亥以忠義節度使高

萬興兼保大節度使并鎮鄜延太祖改保塞軍為忠義軍高萬興與萬金之

兄也兄弟並鎮今併為一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逢

告老已巳以司徒致仕蜀主自永平末梁乾化元年蜀改元

永平梁貞明二年蜀改元通正得疾昏瞶瞶莫候翻至是增劇以北面行

營招討使兼中書令王宗弼沉靜有謀五月召還以

為馬步都指揮使乙亥召大臣入寢殿告之曰太子

仁弱朕不能違諸公之請踰次而立之即謂張格令諸公署表時

事若其不堪大業可寘諸別宮幸勿殺之但王氏子

弟諸公擇而輔之徐妃兄弟止可優其祿位慎勿使

蜀構机祿  
位作倖祿

通鑑卷一百一

後梁紀五均王

十一



綱目內上  
有時字十  
國春秋同

之掌兵預政以全其宗族內飛龍使唐文晟久典禁

兵參預機密欲去諸大臣去羌呂翻遣人守宮門王宗弼

等三十餘人日至朝堂不得入見見賢遍翻文晟屢以蜀

主之命慰撫之伺蜀主殂即作難何相吏翻遣其黨

內皇城使潘在迎偵察外事偵丑鄭翻伺也

宗弼等宗弼等排闥入言文晟之罪以天冊府掌書

記崔延昌權判六軍事蜀置天策府見上卷乾化四年將罪唐文晟先奪其判六

事召太子入侍疾丙子貶唐文晟為眉州刺史翰林

學士承旨王保晦坐附會文晟削官爵流瀘州在迎

炕之子也潘炕亦蜀主所親任者也入丙申蜀主詔

中外財賦中書除授諸司刑獄案牘專委庾凝績都

城及行營軍旅之事委宣徽南院使宋光嗣丁酉削

唐文晟官爵流雅州辛丑以宋光嗣為內樞密使與

兼中書令王宗弼宗瑤宗綰宗夔並受遺詔輔政初

蜀主雖因唐制置樞密使專用士人唐制樞密使及

唐文晟得罪蜀主以諸將多許州故人蜀主本許州

將亦多許人恐其不為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者

始用事為蜀以宦者亡張本六月壬寅蜀主殂考異曰北夢

彌親吏曹處琪言建疑信王暴卒唐文晟與徐妃張

格陰謀使尚食進雞燒餅因寘毒建疾困大臣魏弘

夫等請誅文晟建曰太子好酒色若不克負荷幸無

殺之徐氏兄弟勿與兵權言訖長吁而逝劉恕按舊

紀事本末  
壬寅下有  
朔字

通鑑卷二百一

後梁紀五

均王

七

蜀檣杙云  
立妃周氏  
為皇后吳  
任臣據綱  
目改作高  
氏

新史復作  
福王鳴盛  
商權云武  
威當作威  
武

史貶文宸後二十七日蜀王始殂

疑曹處琪之妾孫光憲從而記之

癸卯太子即皇帝

位名衍字化源

尊徐賢妃為太后

徐淑妃為太

如以宋光嗣判六軍諸衛事乙卯殺唐文恭王保晦

命西面招討副使王宗昱殺天雄節度使唐文裔于

秦州

免左保勝軍使領右街使

唐道崇官

吳內外馬步都軍使昌化節度使同平

章事徐知訓驕倨淫暴威武節度使知撫州李德誠

歐史職方考曰五代之際外屬之州揚州曰淮南宣

州曰寧國鄂州曰武昌洪州曰鎮南復州曰武威杭

州曰鎮海越州曰鎮東江陵府曰荆南益州梓州曰

劍南東西川遂州曰武信興元府曰山南西道洋州

曰武定黔州曰黔南潭州曰武安桂州曰靜江容州

曰寧遠邕州曰建武廣州曰清海皆唐故號更五代

無所易而今因之者也其餘僭偽改置之名不可悉

考而不足道其因著于今者略著于譜按歐公之時

去五代未遠十國僭偽自相署置其當時節鎮之名

已無所考况欲考之于二三百之後乎今台州有

魯洵作杜雄墓碑云唐僖宗光啓三年陞台州為德

化軍洵乃雄吏時為德化軍判官者也又嘉定中黃

下著作注

巖縣永寧江有泗于水者拾一銅印其文曰台州德

化軍行營朱記宋太祖乾德元年錢昱以德化軍節

度使本路安撫使兼知台州台州小郡猶置節度其

它州郡從可知矣吳之昌化威武蓋亦置之境內屬

城但不可得

有家妓數十知訓求之

德誠遣使

謝曰家之所有皆長年

或有子不足以

侍貴人當更為公求少而美者

知訓怒謂

使者曰會當殺德誠并其妻取之知訓狎侮吳王無

復君臣之禮嘗與王為優自為參軍使王為蒼鶻總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後梁紀五

均王

世

長知兩翻謂

為于偽翻

少詩照翻

妓渠

綺翻

德誠遣使

長知兩翻謂

為于偽翻

角弊衣執帽以從優人為優以一人幘頭衣絲謂之

狀謂之蒼鵲參軍以一人鬢角弊衣如僮奴之又嘗泛舟濁河王先起知訓以彈彈之

上彈徒旦翻又嘗賞花于禪智寺宋白曰禪智寺在揚州城東寺前有

橋跨舊知訓使酒悖慢王懼而泣悖蒲沒翻四座股

栗左右扶王登舟知訓乘輕舟逐之不及以鐵槌殺

王親吏槌側將佐無敢言者父溫皆不之知知訓及

弟知詢皆不禮于徐知誥以知誥養子也獨季弟知諫以兄

禮事之為徐知諫附于知誥知訓嘗召兄弟飲知誥

不至知訓怒曰乞子不欲酒欲劔乎又嘗與知誥飲

伏甲欲殺之知諫躡知誥足躡尼知誥陽起如廁遁

去知訓以劔授左右刁彥能使追殺之彥能馳騎及

于中塗舉劔示知誥而還以不及告還從宜翻又如

追之不及也余謂楊渥徐知平盧節度使同平章事

諸道副都統朱瑾遣家妓通候問于知訓妓渠知訓

強欲私之瑾已不平知訓惡瑾位加己上惡烏置靜

淮軍于泗州出瑾為靜淮節度使瑾益恨之然外事

知訓愈謹瑾有所愛馬冬貯于幄夏貯于幃貯丁呂

到翻今之葛單紗單是也又直由翻唐韻曰單帳也

冬貯于幄欲其煖也夏貯于幃既欲其涼且隔蚊蟲

以養人者養畜寵妓有絕色知訓過別瑾過音戈過

瑾置酒自捧觴出寵妓使歌以所愛馬為壽知訓大

喜瑾因延之中堂伏壯士于戶內出妻陶氏拜之

九國志瑾妻陶氏雅之女也知訓荅拜瑾以笏自後擊之踏地

北呼壯士出斬之瑾先繫二悍馬於廡下將圖知訓

密令人解縱之馬相蹄齧

蘇用甫翻蹄大聲甚厲以是外人莫之聞瑾提知訓首出知訓從者數百人皆

散走瑾馳入府以首示吳王曰僕已為大王除害

用翻為于偽王懼以衣障面走入內曰舅自為之我

不敢知吳王行密先娶朱氏與瑾同姓因呼之為舅瑾曰婢子不足與成

大事以知訓首繫柱挺劍將出

等已闔府門勒兵討之乃自後踰城墜而折足

親將也使之防衛吳王顧追者曰吾為萬人除害以

一身任患遂自剄

夾江相去五十餘里難乃旦翻用宋齊丘策即日引兵濟江

九國志徐鉉江南錄知訓死知誥過江皆無日江南

錄曰先主聞亂即日以州兵渡江至廣陵會瑾自殺

因撫定其眾十國紀年吳史六月乙卯瑾殺知訓踰

城自殺戊午知誥入揚州代知訓執政己未誅瑾黨

與廣本戊午知誥親吏馬仁裕聞知訓死自蒜山渡

白知誥知誥即日帥兵入揚州撫定吏民按楊潤相

去至近知誥豈得四日然後聞之今從江南錄按

徐知誥勉就潤州以俟變本宋齊丘之策也事見上

卷三瑾已死因撫定軍府時徐溫諸子皆弱溫乃以

知誥代知訓執吳政沈朱瑾尸于雷塘而滅其族

林瑾之殺知訓也泰寧節度使米志誠從十餘騎問

翻

綱目無而  
字紀事本  
末同

據本紀是  
月庚申謝  
彥章移鎮

瑾所向聞其已死乃歸宣諭使李儼貧而困寓居海

陵李儼宣諭淮南見二百六温疑其與瑾通謀皆殺

之嚴可求恐志誠不受命詐稱袁州大破楚兵將吏

皆入賀伏壯士于戟門擒志誠斬之并其諸子壬

戌晉王自魏州勞軍于楊劉勞力到翻自泛舟測河水其

深沒槍王謂諸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

我師當涉水攻之甲子王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蹇

甲橫槍結陳而進是日水落深纔及膝匡國節度使

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帥眾臨岸拒之前書河陽節度使謝

彥章此書匡國節度使蓋自河陽晉兵不得進乃稍

引却梁兵從之及中流鼓譟復進復扶又翻彥章不能支

稍退登岸晉兵因而乘之梁兵大敗死傷不可勝紀

臨岸與涉水者戰則據高者得其利俱戰于水中則勇者勝此謝彥章之所以敗也勝音升河水

為之赤彥章僅以身免是日晉人遂陷濱河四寨

蜀唐文晟既死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格內不

自安張格附唐文晟見上三年或勸格稱疾俟命禮部尚書楊玠

自恐失勢謂格曰玠方貧翻公有援立大功謂草表使諸公請立宗衍

不足憂也庚午貶格為茂州刺史玠為榮經尉吏部

侍郎許寂戶部侍郎潘嶠皆坐格黨貶官格尋再貶

維州司戶使凝績奏徙格于合水鎮九域志邛州蒲江縣有合水鎮

通鑑卷之百一十五 後梁紀五 均王

通鑑卷之三十三

令茂州刺史顧承鄜何格陰事王宗侃妻以格同姓

欲全之謂承鄜母曰戒汝子勿為人報仇鄜于建翻

他日將歸罪于汝承鄜從之凝績怒因公事抵承鄜

罪秋七月壬申朔蜀主以兼中書令王宗弼為鉅鹿

王宗瑤為臨淄王宗綰為臨洮王洮土宗播為臨穎

王宗裔宗夔及兼侍中宗黯皆為琅邪郡王自典午

來江左以琅邪之王為衣冠甲族故三人皆封琅邪甲戌以王宗侃為樂安王

丙子以兵部尚書庾傳素為太子少保兼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蜀主不親政事內外遷除皆出于王宗弼

宗弼納賄多私上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希指

也蜀主寵任之蜀由是遂衰有政事則國疆無政事則國衰衰者亡之漸也

可不戒哉吳徐溫入朝于廣陵自昇州入朝疑諸將皆預朱

瑾之謀欲大行誅戮徐知誥嚴可求具陳徐知誥過

惡所以致禍之由溫怒稍解乃命綱瑾骨于雷塘而

葬之徐溫審知罪在其子故葬朱瑾責知誥將佐不能匡救皆抵罪

獨刁彥能屢有諫書溫賞之戊戌以知誥為淮南節

度行軍副使內外馬步都軍副使通判府事日按十

國紀年六月乙卯知誥被殺至此四十四日吳之政事必有所出蓋知誥至廣陵即代知誥執吳政至此

方除官耳兼江州團練使以徐知諫權潤州團練事代知誥也

溫還鎮金陵總吳朝大綱朝直自餘庶政皆決于知

通鑑卷之三十三 後梁紀五 均王 六

誥知誥悉反知訓所為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

御眾以寬約身以儉以吳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年

以前逋稅梁既篡唐淮南仍稱天祐至是歲為天祐十五年徐知誥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

是年以後其餘俟豐年乃輸之謂天祐十四年逋租也求賢才

納規諫除奸猾杜請託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

悍夫無不悅服史言徐知訓之驕倨淫暴適為徐知誥之資悍下罕翻又俟肝翻先

是吳有丁口錢又許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先

齊丘說知誥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

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程大昌演繁露曰今

也以其計口輸錢故亦名口賦也漢四年初為筭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

異本服下有以宋齊五為謀主七字綱目紀事本末陸本皆同

百二十為一筭治庫兵車馬至文帝時人多丁眾則

遂取高帝本額歲減三之二則一口一年輸錢止于

四十也賈捐之曰文帝偃武行文民賦四十丁男三

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文帝時天

下民多故出賦四十凡三歲而一事此之謂賦即高

帝時百二十至此而減為四十者也此之謂事即古

法一歲一丁供役無過三日者是也民年十五以上

雖未成丁亦輸口錢所謂民賦四十者及已成丁

則每歲當供三日之役者至此減為三年而才受一

年之役也唐制成丁而就役不役則計日收其庸未

世所謂丁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

當稅三千以直千錢之物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

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由

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曠土空曠不耕之上桑柘滿野國以富彊

知誥欲進用齊丘而徐溫惡之宋齊丘為徐知誥謀奪徐氏之政使溫知

之豈特惡之而已蓋齊丘之為人輕佻褊躁温以此惡之耳惡鳥路翻以為殿直軍判

官殿直使之入直吳殿知誥每夜引齊丘于水亭屏

語常至夜分屏語屏左右而與齊丘密語也水亭則

也屏必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獨置大爐相向坐不言

以鐵筋畫灰為字隨以匙滅去之去屏障所以防左

窺者去故其所謀人莫得而知也右隱蔽其身而竊虔州險固吳軍

攻之久不下是年二月軍中大疫王祺病吳以鎮南

節度使劉信為虔州行營招討使未幾祺卒幾居譚

全播求救于吳越閩楚吳越王鏐以統軍使傳球為

西南面行營應援使將兵二萬攻信州統軍使吳楚

將張可求將萬人屯古亭閩兵屯零都零都漢古以救之

縣唐屬虔州九域志信州兵纔數百逆戰不利吳越

兵圍其城刺史周本啓關張虛幕于門內召僚佐登

城樓作樂宴飲飛矢雨集安坐不動吳越疑有伏兵

中夜解圍去吳以前舒州刺史陳璋為東南面應援

招討使將兵侵蘇湖侵蘇湖以牽制吳錢傳球自信

州南屯汀州按九域志汀州北至虔州四百八晉王

遣閒使持帛書會兵于吳吳人辭以虔州之難間古

難乃晉王謀大舉入寇周德威將幽州步騎三萬

李存審將滄景步騎萬人李嗣源將邢洺步騎萬人



莊宗紀大  
閱係辛丑  
朔

通鑑卷之三十三

王處直遣將將易定步騎萬人及麟勝雲蔚新武等

州諸部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會之八月并

河東魏博之兵大閱于魏州兵莫難于用衆是舉也

死焉晉王特危而後濟耳蔚音鬱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宗鼎謂

其昆弟曰親王典兵禍亂之本今主少臣彊讒間將

興少詩照翻繕甲訓士非吾輩所宜爲也因固辭軍

使蜀王許之但營書舍植松竹自娛而已史言王宗鼎爲保身

之謀而無維城之助泰寧節度使張萬進輕險好亂好呼時

嬖倖用事多求賂于萬進嬖甲義翻萬進聞晉兵將

出己酉遣使附于晉且求援以亳州團練使劉鄩爲

兗州安撫制置使將兵討之

考異曰莊宗實錄天祐十五年八月己酉張

萬進歸欵薛史末帝紀貞明五年三月癸未削奪張

守進官爵命劉鄩爲制置使十月下兗州族守進萬

進傳云貞明四年七月拔其城莊宗實錄萬進傳云劉鄩攻圍

歷年屠其城莊宗列傳云天祐十五年八月萬進歸

于我均王無實錄紀傳多不同難以爲據今以莊宗

實錄列傳爲定甲子蜀順德皇后殂周氏蜀主建正室也乙丑蜀

主以內給事王廷紹歐陽晃李周輅朱光祿宋承濫

田魯儔等爲將軍及軍使朱光祿當作宋光祿音濫皆干預政

事驕縱貪暴大爲蜀患周庠切諫不聽周庠與蜀主建同起于兵

間歷事多矣晃患所居之隘夜因風縱火焚西鄰軍營數

百間明日召匠廣其居蜀主亦不之問光祿光嗣之

通鑑卷之三十三

均王

從弟也

從才用翻

晉王自魏州如楊劉引兵略鄆濮而

還循河而上軍于麻家渡

還從宜翻上時掌翻麻家渡蓋在濮州界

賀瓌

謝彥章將梁兵屯濮州北行臺村相持不戰

凡言相持不戰

度其力未足以相勝而各伺其勢之有可乘者也

晉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

挑戰危窘者數四

好呼到翻挑徒了翻窘巨隕翻

賴李紹榮力戰翼

衛之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之

命繫于王本朝中興繫于王

本朝謂唐也朝直遙翻

奈何自輕

如此王笑謂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

可深居帷房以自肥乎

晉王此語謂王鎔也然王鎔志守祖父業自豢養而已晉

王則至于滅梁以雪讎耻者也及梁既滅莊宗之志滿矣馳騁田獵意以為不居帷房以自肥不知以惟

房自禍也

一旦王將出營都營使李存審扣馬泣諫曰大

王當為天下自重彼先登陷陳將士之職也

都營使都總行

營之事一時署置之官名也為于偽翻下王為之同陳讀曰陣

存審輩宜為之非大

王之事也王為之攬轡而還它曰何存審不在策馬

急出顧謂左右曰老子妨人戲

以戰為戲何晉王之輕也至聞嗣源入大

梁又何其衰也歟伺相吏翻

王以數百騎抵梁營謝彥章伏精甲

五千于隄下王引十餘騎度隄伏兵發圍王數十重

重直龍翻

王力戰于中後騎繼至者攻之于外僅得出會

李存審救至梁兵乃退王始以存審之言為忠

史言晉王

勇而輕屢經危殆其得免者幸也然再危而再免者皆李存審援兵之力謂老子妨人戲可乎

吳

莊宗紀無謂字紀事本末同

劉信遣其將張宜等夜將兵三千襲楚將張可求于

古亭破之又遣梁詮等擊吳越及閩兵二國聞楚兵

敗俱引歸虔州之勢孤矣銓且緣翻梅山蠻寇邵州梅山蠻居邵州界宋

熙寧五年開置新化縣在邵州東北二百五十里楚將樊須擊走之九月

壬午蜀內樞密使宋光嗣以判六軍讓兼中書令王

宗弼蜀主許之吳劉信晝夜急攻虔州斬首數千

級不能克使人說譚全播取質納賂而還說式芮翻質音致還

從宣翻徐温大怒杖信使者信子英彥典親兵温授

英彥兵三千曰汝父居上游之地將十倍之衆劉信本鎮

洪州南江自洪州至湖口馬當而會于大江廣陵當江之下流是信所居者上游之地也時淮南攻虔之

兵十倍于虔人不能下一城是反也汝可以此兵往與父同

反又使昇州牙內指揮使朱景瑜與之俱曰全播守

卒皆農夫飢窘踰年妻子在外重圍既解重直龍翻相賀

而去聞大兵再往必皆逃遁全播所守者空城耳往

必克之史言徐温既能御將又能料敵冬十一月壬申蜀葬神武

聖文孝德明惠皇帝于永陵廟號高祖越王巖祀

南郊大赦改國號曰漢劉信聞徐温之言大懼引

兵還擊虔州先鋒始至虔兵皆潰果如徐温所料譚全播奔

雩都追執之唐僖宗光啓元年譚全播推盧光稠據虔州中更二姓及全播自爲之而亡

吳以全播爲右威衛將軍領百勝節度使先是吳越

王鏐常自虔州入貢至是道絕吳越自虔州道入貢

州入于吳故道始自海道出登萊抵大梁此即閩越

絕先悉薦翻水程也但吳越必就許浦或定海就舟水程比閩為近耳

初吳徐温自以權重而位卑說吳王曰今大王與諸將皆為節度使雖有

都統之名不足相臨制唐授吳王行密諸道行營都

使李儼承制授之請建英國稱帝而治王不許嚴可求屢勸

温以次子知詢代徐知誥知吳政知誥與駱知祥謀

出可求為楚州刺史可求既受命至金陵見温說之

曰說式吾奉唐正朔常以興復為辭今朱李方爭朱

氏日衰李氏日熾一旦李氏有天下吾能北面為之

臣乎不若先建吳國以繫民望温大悅復留可求復

又參總庶政使草具禮儀草具建國儀注知誥知可求不可

去去羌乃以女妻其子續妻七細翻其後晉王欲

趣大梁趣七喻而梁軍扼其前堅壁不戰百餘日十

二月庚子朔晉王進兵距梁軍十里而舍自麻家渡

初北面行營招討使賀瓌善將步兵排陳使謝彥

章善將騎兵瓌惡其與己齊名史言賀瓌忌能以

日瓌與彥章治兵于野治直瓌指一高地曰此可以

立柵至是晉軍適置柵于其上瓌疑彥章與晉通謀

瓌屢欲戰謂彥章曰主上悉以國兵授吾二人社稷

是賴今疆寇壓吾門而逗留不戰可乎彦章曰疆寇

憑陵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

若輕與之戰萬一蹉跌則大事去矣謝彦章欲持久以老晉師賀瓌

欲決勝負于一戰以此觀之其智識固有閒矣蹉七何翻跌徒結翻瓌益疑之密譖之

于帝與行營馬步都虞候曹州刺史朱珪謀因享士

伏甲殺彦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溫裕以謀

叛聞誣謝彦章等以謀叛聞奏于上審澄溫裕亦騎將之良者也梁

騎將皆死獨丁未以朱珪為匡國留後癸丑又以為

平盧節度使兼行營馬步副指揮使以賞之賀瓌為之請也

晉王聞彦章死喜曰彼將帥自相魚肉亡無日矣將

亮翻帥所類翻賀瓌殘虐失士卒心我若引兵直指其國都

國都謂大梁彼安得堅壁不動幸而一與之戰蔑不勝矣

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人雖屠上將

謂殺謝彦章也其軍尚全輕行徼利未見其福徼一遙翻不從戊

午下令軍中老弱悉歸魏州起師趨汴趨七喻翻庚申毀

營而進眾號十萬辛酉蜀改明年元曰乾德賀

瓌聞晉王己酉自行臺村趨大梁為自東徂西亦棄營而踵之晉王

發魏博白丁三萬從軍以供營柵之役所至營柵立

成壬戌至胡柳陂胡柳陂在濮州西臨濮縣界癸亥旦候者言梁

兵自後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

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  
 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  
 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  
 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  
 可一舉滅也此周德威所以破王景仁者也若晉王  
 能用之賀瓌必不能支梁事去矣豈必  
待李嗣源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至不擊尚  
取東平哉復何待復扶公何怯也顧李存審曰敕輜重先發吾  
 為爾殿後破賊而去重直用翻為于即以親軍先出  
 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晉王既先出周德威若  
 不進此誠有不得已者矣史言其心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陳

周德威傳無作不知

二字

本紀西下有瓌領軍薄之五字注妄

本紀日下有之戰二

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帥銀槍都陷其陳陳讀曰陣下同帥讀曰率  
 衝盪擊斬往返十餘里行營左廂馬軍都指揮使鄭  
 州防禦使王彥章軍先敗西走趣濮陽梁之騎兵先  
 敗走趣七喻  
翻下晉輜重在陳西望見梁旗幟驚潰晉輜重見梁  
 騎兵西嚮謂  
其來犯故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藉藉慈  
 夜翻  
 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陳既擾亂周德威  
 雖勇一夫敵耳魏博  
 節度副使王緘與輜重俱行亦死晉兵無復部伍梁  
 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丘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  
據高丘則散兵望旗聞鼓而集故其軍復振陂中有  
復振者言其師徒已捷敗復振迅而起也  
 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

字大都  
李建及傳  
同

勝吾與汝曹奪之即引騎兵先登李從珂與銀槍大  
將王建及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而下遂奪其山  
之勢據高以臨下者勝晉兵既奪  
土山賀瓌失地利矣珂兵何翻日向晡晡奔  
謨翻賀瓌  
陳于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為諸軍未盡集  
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復戰詰去吉翻  
復扶又翻天平節度使東  
南面招討使閻寶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詰在彥  
章所領  
騎兵已敗  
而西去山下惟步卒山下謂土山之下此即指  
言賀瓌陳于山西之兵向  
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趣下擊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  
敵境偏師不利謂周德威  
之兵喪敗若復引退必為所乘復扶  
又翻  
下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決勝料敵

大將指賀  
瓌

惟觀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斷丁  
亂翻王之成敗在此  
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眾北歸河朔非王有也  
言晉大舉而敗退梁兵乘勝  
度河則河朔必望風而歸梁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曰  
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  
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斂兵還營彼歸整眾復來  
勝負未可知也王建及擐甲橫槊而進擐音  
宦曰賊大  
將已遁大將指  
王彥章王之騎軍一無所失今擊此疲乏之  
眾如拉朽耳拉盧  
合翻王但登山觀臣為王破賊王愕然  
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為于偽翻  
幾居依翻嗣昭建及以騎兵  
大呼陷陳呼火  
故翻諸軍繼之梁兵大敗元城令吳瓊貴

通鑑卷二百廿

後梁紀五

均王

五

鄉令胡裝各帥白丁萬人于山下曳柴揚塵鼓譟以助其勢梁兵自相騰藉棄甲山積死亡者幾三萬人

帥讀曰率裝證之魯孫也胡證在唐歷事憲穆位是通顯家富于財證音正

日兩軍所喪士卒各三之二皆不能振此所謂俱傷而兩敗也喪

息浪翻下晉王還營聞周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喪

吾良將是吾罪也以其子幽州中軍兵馬使光輔為

嵐州刺史晉王悔不用周德威之言致其戰死故罪己而擢其子嵐盧舍翻李嗣源

與李從珂相失見晉軍撓敗撓奴教翻勢屈為撓不知王所之

或曰王以北度河矣以當作已嗣源遂乘冰北度將之相

州欲自相州歸邢是日從珂從王奪山謂奪土晚戰

皆有功甲子晉王進攻濮陽拔之九域志濮陽縣在濮州西九十里按

唐志濮陽屬濮州九域志為澶州治所唐澶州治頓丘縣宋熙寧六年省頓丘入清豐縣清豐縣在澶州

北六十里縣有舊州鎮即澶州所治頓丘城也蓋五代以前濮陽在河南而九域志之濮陽晉天福四年

移就澶州南郭者也李嗣源知晉軍之捷復來見王于濮陽王

不悅曰公以吾為死邪度河安之嗣源頓首謝罪王

以從珂有功但賜大鍾酒以罰之自是待嗣源稍薄

初契丹王之弟撒刺阿撥撒山割翻刺來葛翻號北大王謀

作亂于其國事覺契丹王數之曰汝與吾如手足數

具翻兄弟之親如手足而汝與此心我若殺汝則與汝何異乃

囚之暮年而釋之撒刺阿撥帥其眾奔晉帥讀曰率晉王



貞明五年己卯

厚遇之養為假子任為刺史官之為刺史而不釐務胡柳之戰

以其妻子來奔 晉軍至德勝渡德勝渡在濮州北河津之要也王彥

章敗卒有走至大梁者曰晉人戰勝將至矣頃之晉

兵有先至大梁問次舍者此亦晉之散兵也京城大恐帝驅

市人登城又欲奔洛陽遇夜而止敗卒至者不滿千

人傷夷逃散各歸鄉里月餘僅能成軍

五年春正月辛巳蜀主祀南郊大赦 晉李存審于

德勝南北築兩城而守之唐澶州治頓丘縣自築德勝南北城及晉天福二年

遂移澶州及頓丘縣于德勝以防河津懼契丹南牧也宋景德澶淵之役猶在德勝熙寧以來澶州治濮陽又非石晉晉王以存審代周德威為內外蕃漢馬

所移之地

異本築上有夾河二字末帝莊宗二紀賀環傳及綱目紀事本

步總管晉王還魏州遣李嗣昭權知幽州軍府事

漢主巖立越國夫人馬氏為皇后殷之女也巖逆婦于楚見

上卷 元年 三月丙戌蜀北路行營都招討武德節度使

王宗播等自散關擊岐度渭水此寶雞渭河也破岐將孟鐵

山會大雨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分兵戍興元鳳州及威武

城威武城在鳳州北蜀所築也戊子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

昱攻隴州不克 蜀主奢縱無度日與太后太妃遊

宴于貴臣之家及遊近郡名山飲酒賦詩所費不可

勝紀勝音升仗內教坊使嚴旭強取士民女子內宮中

或得厚賂而免之以是累遷至蓬州刺史太后太妃

末陸本皆同日錄亦云築夾河兩城

通鑑卷之三百五十五 後梁紀五 均王 七

各出教令賣刺史令錄等官令縣令錄每六官闕數

人爭納賂賂多者得之史言蜀朝晉王自領盧龍

節度使周德威死難其代且北邊以中門使李紹宏

提舉軍府事代李嗣昭臣失之矣紹宏宦者也本

姓馬晉王賜姓名使與知嵐州事孟知祥俱為中門

使知祥又薦教練使鴈門郭崇韜能治劇治直王以

為中門副使崇韜倜儻有智略倜他臨事敢決王寵

待日隆郭崇韜由此先是中門使吳珪張虔厚相繼

獲罪吳珪薛史作吳及紹宏出幽州知祥懼禍稱疾

辭位王乃以知祥為河東馬步都虞候自是崇韜專

典機密為郭崇韜德子孟知詔吳越王鏐大舉討淮

南鏐以節度副大使傳瓘為諸軍都指揮使帥戰艦

五百艘自東洲擊吳自常州東洲出海復沂江而入

翻艘蘇吳遣舒州刺史彭彥章及裨將陳汾拒之

吳徐溫帥將吏藩鎮請吳王稱帝吳王不許夏四月

戊戌朔即吳國王位大赦改元武義建宗廟社稷置

百官宮殿文物皆用天子禮以金繼土唐土行也吳

以金臘用丑改諡武忠王曰孝武王廟號太祖楊行

諡武威王曰景王楊渥初尊母為太妃以徐溫為大

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

十國春秋  
景王下有  
廟號烈祖  
四字

守太尉兼中書令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為左僕射參

政事兼知內外諸軍事仍領江州團練使以揚府左

司馬王令謀為內樞使吳都廣陵故謂揚州為揚府營田副使嚴

可求為門下侍郎鹽鐵判官駱知祥為中書侍郎前

中書舍人盧擇為吏部尚書兼太常卿前中書舍人蓋唐官也

掌書記殷文圭為翰林學士館驛巡官游恭為知制

誥前駕部員外郎楊迢為給事中擇醴泉人迢敬之

之孫也敬之楊憑弟子也錢傳瓘與彭彥章遇傳瓘命每

船皆載灰豆及沙乙巳戰于狼山江今通州靜海縣南五里有狼山

山外即大江絕江南渡舟行八十里抵蘇州界自江順流出大海吳船乘風而進傳

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自後隨之則風為傳瓘用陳侯瑱破王琳亦如

此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

船舷相接船胡田翻船邊也傳瓘使散沙于己船而散豆于

吳船豆為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漬疾智翻踐慈演翻僵居

繼之以木身被數十創被皮義翻創初良翻陳汾按兵不救彥

章知不免遂自殺傳瓘俘吳裨將七十人斬首千餘

級吳人誅汾籍沒家貲以其半賜彥章家稟其妻子

終身稟筆錦翻給也賀瓌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竿

聯蒙矐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如城狀竿才各翻

紀事本末  
上散作布  
下文級下  
有焚戰艦  
四百艘六  
字

竹索也。矐矐即蒙衝戰艦也。城上短垣謂之睥睨。睥匹計翻。睨五計翻。橫于河流以斷

晉之救兵使不得度。斷音短晉王自引兵馳往救之。陳

于北岸不能進。陳讀陣遣善游者馬破龍入南城見守

將氏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

于軍門募能破矐矐者衆莫知爲計。親將李建及曰

李建及即王建及時爲銀槍大將。銀槍晉王帳前親兵也。故曰親將。建及少事李罕之爲養子。後復姓王

故史或書李建及或書王建及賀瓌悉衆而來冀此一舉若我軍不

度則彼爲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之。乃選効

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被皮義翻帥之乘舟

而進。帥讀日率將至矐矐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矐

新史唐臣傳木作大

矐間斧其竹竿又以木鬣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

之。木鬣蓋卽用韓信舊法。漢書注所載者爲之操七刀翻鬣於耕翻隨以巨艦實甲

士鼓譟攻之。矐矐旣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半

晉兵乃得度瓌解圍走晉兵逐之至濮州而還。德勝至濮

州九十里還從瓌退屯行臺村蜀主命天策府諸

將無得擅離屯戍。離力智翻五月丁卯朔左散旗軍使王

承愕承勲承會違命蜀主皆原之。散悉但翻原者赦其罪也自是

禁令不行楚人攻荆南高季昌求救于吳吳命鎮

南節度使劉信等帥洪吉撫信步兵自瀏陽趣潭州

帥讀日率下同九域志瀏陽西南至潭州一百六十里瀏力求翻又音柳趣七喻翻武昌節度

紀事本末  
徐上有吳  
都招討使  
五字

使李簡等帥水軍攻復州自鄂州以水軍攻復州由大江入漢口沂漢而上

信等至潭州東境楚兵釋荆南引歸簡等入復州執

其知州鮑唐六月吳人敗吳越兵于沙山敗補邁翻

秋七月吳越王鏐遣錢傳瓘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徐

溫帥諸將拒之右雄武統軍陳璋以水軍下海門出

其後海門在今通州東海門縣界大江至此入海遵海東南則太湖之口舟行出此入太湖可

以達常州之東洲壬申戰于無錫會溫病熱不能治軍治直之翻

吳越攻中軍飛矢雨集鎮海節度判官陳彥謙遷中

軍旗鼓于左取貌類溫者環甲冑號令軍事溫得少

息俄頃疾稍間間如字出拒之時久旱草枯吳人乘風

縱火吳越兵亂遂大敗殺其將何逢吳建斬首萬級

傳瓘遁去追至山南復敗之復扶又翻敗補邁翻下同陳璋敗吳

越于香灣溫募生獲叛將陳紹者賞錢百萬指揮使

崔彥章獲之紹勇而多謀溫復使之典兵霍丘之役陳紹之功

居多溫不討其外叛之罪而念其功故復使之典兵初衣錦之役見二百六十八卷乾化三年

吳馬軍指揮曹筠叛奔吳越指揮之下當有使字徐溫赦其

妻子厚遇之遣閒使告之曰閒古莫翻使汝不得志而去

吾之過也汝無以妻子為念及是役筠復奔吳溫自

數昔日不用筠言者三數所具翻而不問筠去來之罪歸

其田宅復其軍職筠內愧而卒史言徐溫能御將知誥請帥

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鎧仗躡敗卒而東襲取蘇州

躡尼温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也

諸將皆以為吳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道涸此天

亡之時也宜盡步騎之勢一舉滅之温歎曰天下離

亂久矣民困已甚錢公亦未易可輕若連兵不解方

為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使兩地之

民各安其業君臣高枕豈不樂哉

易以鼓翻戢則立吳越王鏐

見何逢馬悲不自勝故將士心附之

勝音升史言錢鏐亦能結士心寵姬鄭氏父犯法當死左右為

之請偽為于鏐曰豈可以一婦人亂我法出其女而斬

之鏐自少在軍中少詩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

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歌而寤名曰警枕

或枕職任翻枕几頰鄭氏注曰頰警枕也孔穎達疏云以經枕外

別言穎穎是穎發之義故為警枕余謂錢鏐枕圓木

小枕或枕大鈴令歌而寤名曰警枕彼豈知有禮記

注疏哉英雄之心雖寤寐之間不忘自警其間與古

合有如此者置粉盤于卧内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

比必利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

彈銅丸于樓牆之外以警直更者直更者即持更之

嘗微行夜叩北城門吏不肯啓關曰雖大王來亦不

可啓乃自他門入明日召北門吏厚賜之史言錢鏐

所以保其國 丙戌吳王立其弟濛為廬江郡公溥為丹

楊郡公溥為新安郡公澈為鄱陽郡公子繼明為廬

陵郡公 晉王歸晉陽以巡官馮道為掌書記中門

使郭崇韜以諸將陪食者眾請省其數晉王與諸將同甘苦凡食

召諸將侍食必有不當預而預者故郭崇韜請省之省所景翻減也王怒曰孤為効死

者設食偽為亦不得專可令軍中別擇河北帥孤自

歸太原帥所類翻即召馮道令草詞以示眾道執筆逡巡

不為逡七倫翻曰大王方平河南定天下崇韜所請未至

大過大讀曰太大王不從可矣何必以此驚動遠近使敵

國聞之謂大王君臣不和非所以隆威望也會崇韜

入謝王乃止 初唐滅高麗唐高宗時滅高麗麗力智翻又力兮翻天

祐初高麗石窟寺眇僧躬父聚眾據開州稱王眇僧之

眇目者此開州高麗所置在平壤之東今高麗以為國都謂之開城府亦曰蜀莫郡其地左溪右山眇彌

沼翻 考異曰薛史唐餘錄歐陽史皆云唐末其號國自立王前王姓高氏後王建此據十國紀年號

大封國至是遣佐良尉金立奇入貢于吳 八月乙

未朔宣義節度使賀瓌卒以開封尹王瓚為北面行

營招討使代賀瓌也瓚藏旱翻瓚將兵五萬自黎陽度河掩擊

澶魏至頓丘遇晉兵而旋初欲掩其不備遇晉兵而退旋與還同瓚為

治嚴令行禁止治直吏翻據晉人上游十八里楊村據德勝上

也游也夾河築壘運洛陽竹木造浮橋自滑州饋運相繼

晉蕃漢馬步副總管振武節度使李存進亦造浮梁

于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竿鐵牛石困竹竿所以維浮梁鐵牛石困所以繫竹竿

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不聽以葦竿維

巨艦繫于土山巨木踰月而成人服其智吳徐溫

遣使以吳王書歸無錫之俘于吳越吳越王鏐亦遣

使請和于吳無錫之戰吳越兵敗走徐溫不窮自是

吳國休兵息民三十餘州民樂業者二十餘年史言息兵

之利是時吳有楊楚泗滁和光黃舒蘄廬壽濠海潤常昇宣歙池饒信江鄂江洪撫袁吉虔等州吳

王及徐溫屢遣吳越王鏐書勸鏐自王其國遺唯季

鏐不從九月丙寅詔削劉巖官爵命吳越王鏐

討之以劉巖稱大號而職貢不入也鏐雖受命竟不行受命者不逆梁之意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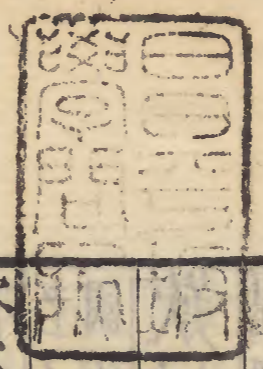
者不肯自弊其力以伐與國此割據者之常計也吳廬江公濛有材氣常

歎曰我國家而為他人所有可乎徐溫聞而惡之為濛

見殺張本惡烏路翻



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七



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七

津藩 石川之圭 同校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ing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mostly blank or very faint.

